

2261.3

8228



MAR 6 1941

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章

冊	1
卷	1-4

新傳

請觀樂傳

俠

劍俠傳序

古者神人合一無所謂儒與道也故  
黃帝受九天元女符印圖以平蚩尤  
漢以來黃老之術始別於儒其源雖  
一其流不同儒者往往攻之拒之而  
勿稱竊意儒之道不外日用倫常修  
齊治平皆中庸也仙之道實足以補

天地之缺濟儒道之窮如旌陽斬蛟  
莆田拯溺之類其尤著者而謂中庸  
之道能之乎漢唐以降儒有訛詬理  
學詞章經濟之分仙亦有天仙地仙  
人仙劍仙之別其所致力者各異其  
有濟於世則未嘗異也余憫世宙之  
迷邐慕仙人之神妙而劍俠一流於



今為宜於用為切苟有其人何患乎  
異端何慮乎強敵顧日久求之勿能  
得僅於近世所刻圖傳彷彿生平意  
有未足爰為續輯三十九人別為下  
冊與上冊並行雖稗說寓言咫聞傳  
異咸著錄焉嗟乎古人往矣來日大  
難山澤鬱深龍虎扶感彼姝者子庶

幾旦暮遇之乎時在光緒己卯重陽  
日香山鄭官應陶齋謹序

劍俠傳目錄

卷一

老人化猿

扶餘國王

嘉興繩技

車中女子

僧俠

西京店老人

蘭陵老人

卷二

盧生

聶隱娘

荆十三娘

紅線

田彭郎

卷三

崑崙奴

許寂

丁秀才

潘將軍

宣慈寺門子

李龜壽

賈人妻

虬鬚叟

韋洵美

李勝



乖崖劍術

卷四

秀州刺客

張訓妻

潘辰

洪州書生

義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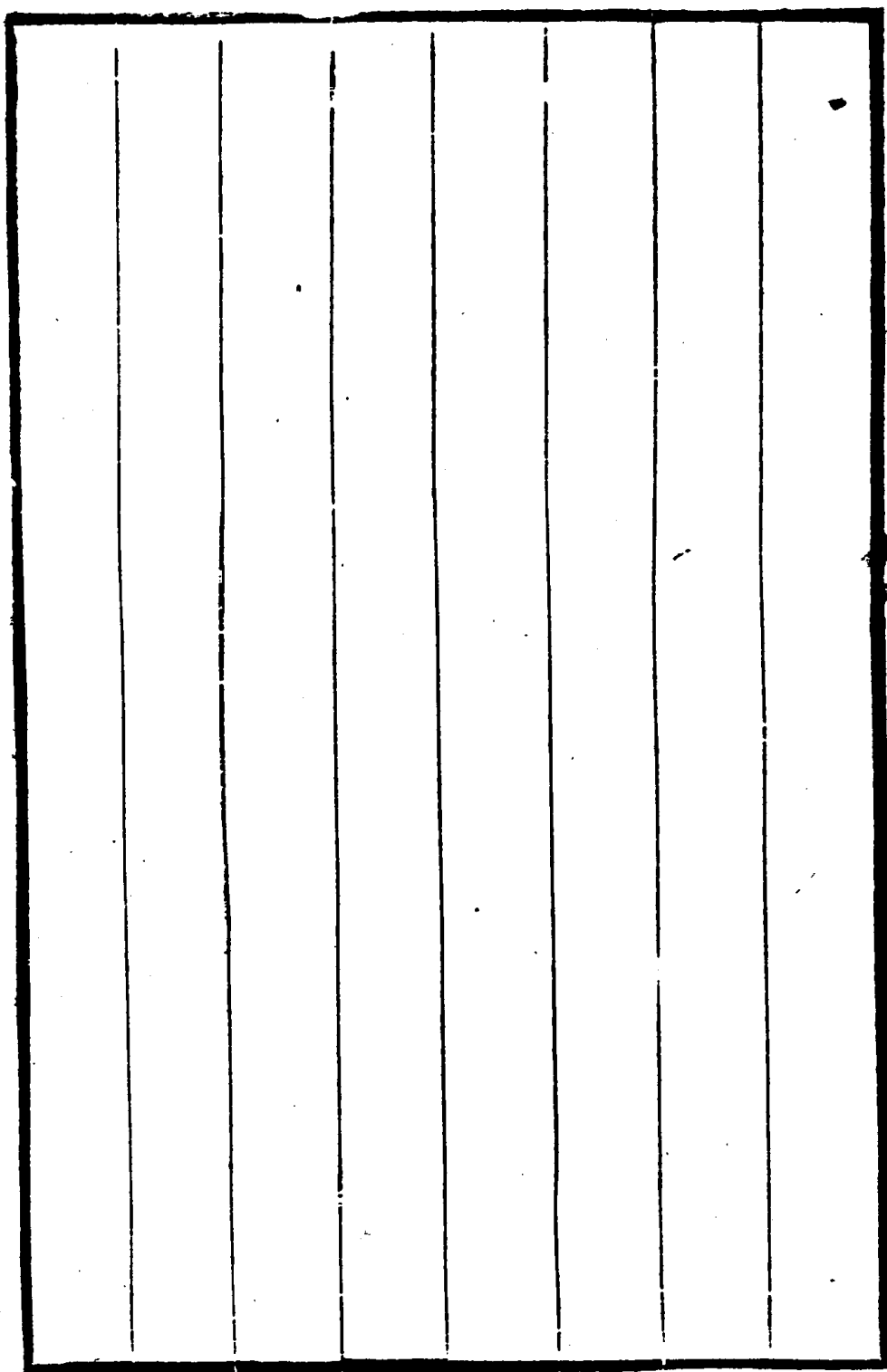
任愿

花月新聞

俠婦人

解洵娶婦

郭倫觀燈



劍俠傳卷之一

香山鄭官應陶齋校

老人化猿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  
人稱之願王問之於是王乃請女女將見王道  
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爲劍願  
得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  
卽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末折地女接取其末公

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卽飛上樹化爲白猿

扶餘國王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



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之  
靖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  
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  
起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靖之騁辨也一妓  
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靖靖旣去而執拂  
者臨軒指問曰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吏具以  
對妓領而去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  
而聲低者靖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揭一囊

靖問誰曰妾楊家之執拂妓也靖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華衣而拜靖驚荅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羅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靖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衆矣彼亦不甚逐已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性眞天人也靖不

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足無停履旣數日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邸旣設牀鑪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靖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靖怒甚未決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

客荅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曰  
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  
幸遇一妹張氏遙呼曰李郎且來見三兄靖驟  
禮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  
曰饑甚靖出市胡餅客抽腰匕首切肉共食食  
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  
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  
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



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斗旣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卻收頭囊中以七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眞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眞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

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愛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否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某日當到曰達之明日日方曙我於汾陽橋待耳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失靖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但促鞭而行承期入

太原侯之果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  
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劉文靜素奇其人  
方議論斥輔一旦聞有客善相其心可知遽致  
酒延焉旣而太宗至不衫不履襦裘而來神氣  
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  
數杯起招靖曰眞天子也靖以告劉劉益喜自  
負旣出而虬髯曰吾見之十八九定矣然須道  
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我於

馬行東酒樓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見  
俱在其所矣到卽登焉又別而靖與張氏復應  
之及期訪焉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  
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坐同飲十數巡曰樓下櫃  
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  
汾陽橋如期至登樓道士與虬髯已先坐矣俱  
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  
文皇看棋道士對文靜奕虬髯與靖傍立爲侍



者俄而文皇來長揖就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  
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輸  
矣輸矣於此失卻局奇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  
奕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  
方可勉圖之勿以爲念因其入京虬髯路語靖  
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  
同詣某坊曲小宅媿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  
如磬欲令新婦祇謁畧議從容無令前卻言畢

吁嗟而去靖亦馳馬速征俄卽到京與張氏同  
往至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  
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婢侍  
妾三十餘人羅列於前青衣二十人引靖入東  
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匳冠鏡首飾之  
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備請更衣衣又珍  
奇旣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紫衫趨走  
有龍虎之狀相見歡然命妻出拜亦天人也遂

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亦不侔也四人對坐陳饌次出女樂二十人旅奏於庭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有蒼頭自西堂舁出二十牀各覆以錦帕旣列盡去其帕乃文簿匙鑰之類虬髯告靖曰此皆珍寶貨帛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二三年建少功業今旣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眞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

李郎以英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合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眞主贊功業勉之勉之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漉酒相賀復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可善事

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靖以左僕射平章事適東南蠻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共漈酒向東南拜而賀之乃知眞人之興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

髯所傳也

嘉興繩技

唐開元年中數敕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司監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由直獄者語於獄中云儻若有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卽獲財利歎無能耳乃各相問至於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

拘繫不得畧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然吾當爲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于監主主召問罪輕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緝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爲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麤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着拋向空中騰躑翻覆則無所不爲官大驚悅且

令收錄明日吏領至戲場諸戲旣作喚此人令  
効繩技遂捧一團繩計百餘尺置於諸地將一  
頭手擲於空中勁於筆初拋二三丈次四五丈  
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繩虛空高二  
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  
地其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失脫身狴狴在  
此日焉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閒步曲坊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恭敬然非舊識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謂曰公到此境未爲主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雖甚疑恠然強隨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肅二人攜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牀對坐更有數少年各二十

餘禮亦謹數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堂前乃一鈿車捲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髻衣則紈素二人羅拜女不荅土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女乃升牀當席而坐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餘後生皆衣服輕新各設拜列坐于客之下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盃顧謂二君奉談今喜得展

見承有妙技可得觀乎士人遜謝曰自幼至長  
唯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是  
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沈思良久曰  
某爲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自餘戲劇  
則未爲之女曰然矣請君試之士乃起行於壁  
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回顧坐中諸  
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於壁上行者  
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

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出  
士人驚慌不安又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  
駿騎可乎士人許之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  
捕失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  
士人入內侍省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  
落深坑數丈仰望屋頂七八丈唯見一孔纔見  
尺餘自旦至食時見繩垂一器食下士人餒急  
取食之食畢繩乃引去深夜忿甚悲惋之極仰

望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邊乃人也以手撫士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所遇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絹重縛士人胸膈訖以絹頭繫女身女聳身騰上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伺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氏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岐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重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卽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卽指一處林煙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啣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

至何也僧但言且行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生知其盜也乃彈彈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知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韋生坐一廳中笑曰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卽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卽就僧僧前掣韋生手曰貧

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劊刀子十餘以壘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壘粉也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



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叅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腊僧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仍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猱獍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數

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  
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  
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  
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西京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  
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  
韋曰某畱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

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焉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盡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籬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

引韋入後院指鞍馱言卻領取聊相試耳又出  
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  
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

### 蘭陵老人

唐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十  
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輓革  
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  
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

地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閤黎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也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

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遂入  
良久紫衣朱囊盛長劍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  
霍挽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歛火有短劍二  
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於  
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  
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  
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  
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

室已空矣

劍俠傳卷之一終

劍俠傳 卷一

十七





劍俠傳卷之二

香山鄭官應陶齋校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  
居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楚州逆  
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語及鑪火稱唐族  
乃外氏遂呼唐爲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  
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

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  
舅善縮錫可以梗概論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  
跡從師祇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已  
唐辭以師授有時日可至嶽中相傳盧因作色  
曰舅今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曰某與公風馬  
牛耳邂逅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  
攘臂瞋目盼之良久曰我俠客也如不得術舅  
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革囊出七首形如偃月

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泥唐恐懼具述盧笑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自後遇道流常陳此事以戒之

###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

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形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歟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

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松蘿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長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畱二女守穴挈我於都

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

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七首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外室而居數年後父卒魏帥

稍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  
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  
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算已  
知其來召牙將令來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  
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前噪丈夫以弓  
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  
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衛將受約束遇之隱娘  
夫妻曰劉僕射眞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願



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  
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  
異顧請畱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  
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魏帥之不  
及劉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  
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之劉使人尋之不知  
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  
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翦髮

繫之以紅綃送于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  
至四更卻返曰送其信了後夜必使精精兒來  
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  
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  
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牀四  
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  
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  
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

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  
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  
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  
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蠅蠓潛入僕射腸中  
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  
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  
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  
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

其玉果有七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乞一廬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統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

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  
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  
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  
娘

###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立家于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  
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夫  
亡設大祥齋因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

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  
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  
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  
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娘亦爲之憤惋  
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取之但請  
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  
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  
歸于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終

## 紅線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共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卽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甯以塗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女嫁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亳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交爲媼姪使曰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劇每日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卹養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夕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方深轅門已閉策杖庭際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公一月



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所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此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厚恩一旦失其疆土卽數百年功勛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某暫一到魏境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卻回也嵩

日倘事或不濟反速之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  
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蠻  
髻插金鳳釵衣紫繡短袍著青絲輕履胸前挂  
龍紋七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  
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  
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  
露驚而起問卽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詢事諧  
否紅線對曰幸不辱命又問曰無殺傷否曰不

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又曰某子夜前三  
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  
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下傳叫  
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  
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一七  
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  
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  
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

甯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  
侍人四布兵仗森羅或頭觸屏風斲而譚者或  
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裳衣  
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  
門將行三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鐘動  
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  
聊副於咨謀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  
道經過五六城冀滅主憂敢言勞苦嵩乃發使

入魏遺承嗣書曰昨來暮夜有客自魏中來云  
從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畱駐謹卻封納專  
使星馳夜半方達正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  
者以馬捶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以金  
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畱使者止於宅  
中狎以私宴多其賜賚明日遣使齎帛三萬疋  
名馬二百匹及珍異等以獻于嵩曰某之首領  
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

指使敢議親姻彼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  
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  
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  
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  
家今欲安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線曰某  
前生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  
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某誤以荒花酒  
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

人陰律見誅罰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  
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綺羅口窮甘鮮  
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  
卽違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  
保其城池萬人保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土謀  
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  
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  
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

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  
集賓僚，夜宴中堂。嵩以謠送紅線酒，請座客冷  
朝陽爲詞。詞曰：采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  
尺樓還是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謠竟  
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  
在。

田膨郎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



雕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禁衛清密然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固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宮惶慄伏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之畧無尋究之迹聖旨嚴切校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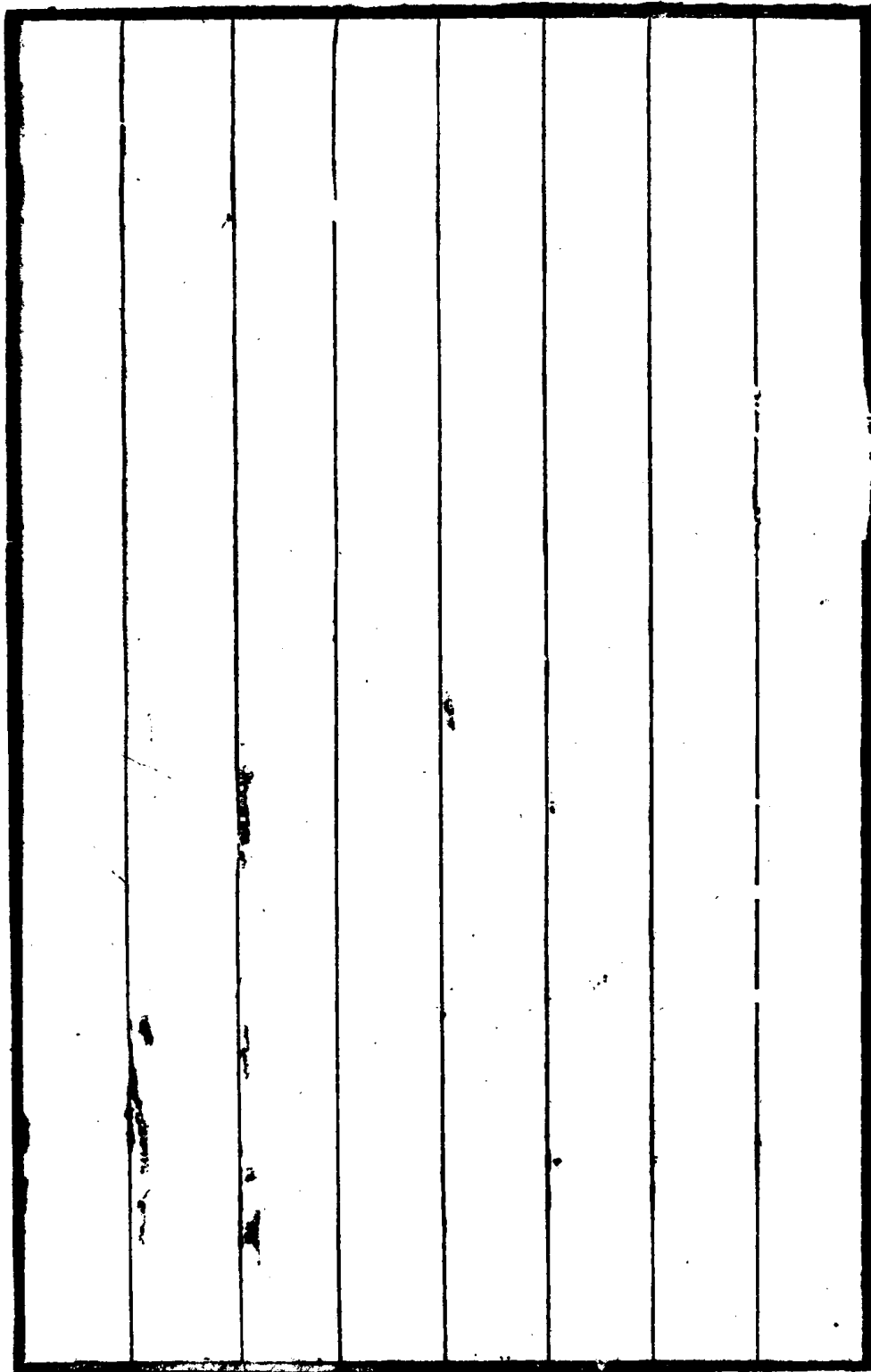
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屈敬弘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妓善鼓胡聲四座酒醉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求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旣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坐客歡笑南軍

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旅旣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失枕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躋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頻年偶至京國今欲卻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卽非等閒遂令全活者不少未

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  
田膨郎也市塵軍伍行止不恆勇力過人且善  
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  
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  
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晚埃  
塵頗甚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覩膨郎與少  
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歛然  
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

於爾旣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  
歟而伏上喜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  
詰問具陳常在宮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  
蓋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  
之小僕初得彭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但  
賞敬弘而已

劍俠傳卷之二終



劍俠傳卷之三

香山鄭官應陶齋校

崑崙奴

唐大厯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干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豔皆絕代居

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  
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  
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  
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  
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  
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  
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  
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



日悞到蓬山頂上游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日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

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  
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  
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磨勒曰何計而能  
達我鬱結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  
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  
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  
神其猛如虎卽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  
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宴犒

以酒肉至三更攜鍊錐而往食頃而回日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環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洞鶯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聞然生遂緩褰簾而入姬良久驗是生乃躍下榻執

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日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苟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筍舉饌金鑪泛香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

既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妝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日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鐃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

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  
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  
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  
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  
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卽不能問是非某須  
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  
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  
翹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

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許寂

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日有夫婦同詣山居攜一壺酒寂詰之云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遙安得一日及此頗有異之然夫甚少而婦顏色過之狀貌毅然而寡默其夕

以壺觴酌許此丈夫出一拍板徧以銅釘釘之  
乃抗聲高誦悉是說劍之意俄自臂間抽出二  
物展而喝之卽二口劍也躍起在寂頭上盤旋  
交擊寂甚驚駭尋而收匣之飲畢就寢及旦乃  
空榻也至日中復有一頭陀僧來尋此夫頗寂  
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學之乎時寂按道  
服也寂辭曰少尚立教不願爲此其僧傲然而笑  
乃取寂淨巾拭腳徘徊間已不見矣後再於華



陽遇之始知其儒也杜光庭自京入蜀宿於梓  
潼廳一僧後至縣宰周樂與之有舊乃云今日  
自興元來杜異之明發僧遂前去宰曰此僧乃  
鹿蘆躋亦俠之流也詩僧齊已於瀉山林下親  
遇一僧于頭指甲下抽出二劍跳躍凌空而去

### 丁秀才

郎州道士羅少微頃在茅山紫陽觀寄泊有丁  
秀才者亦同寓于觀中舉動風味不異常人然

不汲汲於進取盤桓數年遇冬夕霰雪方甚二  
三道士圍爐有脆羝美醞之羨丁曰致之何難  
時以爲戲言俄見開戶奮袂而去少頃蒙雪而  
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廚中物因是  
驚訝歡笑擲劍而舞騰躍而去不知所往唯銀  
榼存焉院主以狀聞于縣官詩僧貫休俠客詩  
曰黃昏風雨黑如磐別我不知何處去得非江  
淮間曾聆此事而構思也

潘將軍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

忘其名衆爲潘鵲碑也

本家

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畱止  
累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  
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  
一串畱贈曰寶之不但聚財也後亦有官祿旣  
而遷貿數年遂鏹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第  
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

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珠矣  
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  
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  
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者  
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尋之未知固得否超他  
日曾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鬟女子  
可年十七八衣裝襤褸著木履於道側槐樹下  
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

者漸衆超獨異之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  
母同居蓋以紉針爲業超時因以他事熟之遂  
爲甥舅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煙爨或不動  
者往往經于累日或設殽羞時有水陸珍異吳  
中初進洞庭橘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  
以二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  
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攜食與之  
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因

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蹈湯火超曰潘將軍失卻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但可尋覓厚備繒綵酬贈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爲戲終卻送還因循未暇舅來曰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

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攜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送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繒帛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馮緘給事嘗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爲尹密詢左右引超具述其語將軍所說與超符同

### 宣慈寺門子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任俠徒也唐乾符二年韋昭範登弘詞科昭範乃度支使楊巖

懿親及宴席帟幕器皿之類假於計司嚴復遣  
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晏於曲江亭子供帳之  
盛罕有其比時進士同日有宴都人觀者甚衆  
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悖之狀旁  
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張目引頸復以巨箠振  
桌佐酒謔浪之詞所不能聽諸子駭愕之際忽  
有於衆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墮於是連加毆擊  
又奪所執箠箠之百餘衆皆致怒瓦礫亂下殆



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軋然而開有紫衣  
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  
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復操箠迎擊中者無不  
面仆於地敕使亦爲所擊皆奔馬而返與從人  
俱入門亦隨閉座內甚忻愧然不測其來又慮  
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召行毆者  
徐詰之曰爾何人與諸郎君阿誰有素而能相  
爲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君無

識第不平此人無禮耳衆皆嘉歎悉以錢帛遺之復相謂曰此人必然亡去不然當爲殺之後旬朔座中之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者門子皆能識之莫不加敬焉

### 李龜壽

唐晉公王鐸僖宗朝再入相不協於權道唯公心以宰天下故四方有所請礙於行者必固爭不允由是藩鎮忌焉而志尚墳典雖門施行馬

庭列鳧鍾而尋繹未嘗倦於永甯里第別築書齋每朝退獨處其中忻忻如也一日將入齋唯所愛卑腳犬花鵲相從旣啟扉而犬連吠銜公衣卻行叱之不解旣入花鵲仰視鳴噪亦急公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于膝上仰空祝曰若有異物可出相見吾乃丈夫豈脇于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歟有一物自梁而墮地乃人也朱髮衣短皂衣色貌黔瘦頓首連拜唯曰死罪公

止之且詢來意及姓名對曰李龜壽虔龍塞人  
也有人賂某令不利于公某感公之德復爲花  
鵲所警形不能匿公能赦某罪願以餘生事公  
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初錄  
之明日旦有婦人至門衣裝單急曳履而背襁  
嬰兒請于閤者曰幸爲我語李龜壽壽出乃妻  
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自薊來尋及鐸卒龜壽  
盡室亡去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甯里文書有誤  
爲主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  
乞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  
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  
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  
妾居崇仁資用稍備儻能從居乎立旣悅其人  
又幸其給卽曰僕之阨塞阼於溝瀆如此勤勤

所不敢望然則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其所至於扃鑰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闕乏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彊

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  
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徬徨謂立曰妾有冤仇  
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讎今乃得志便須  
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  
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  
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畱止  
視其所攜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  
多疑慮事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

立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卻至立迎門接俟日更乳嬰兒以畢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某年立得官卽貨鬻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

虬鬚叟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



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  
用之凡遇公私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氏有  
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獄納裴氏劉獻金百兩  
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  
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  
鏡斷踪青鳥罷啣箋金杯已覆難收水玉軫長  
拋懶續絃從此蘼蕪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  
其二鸞飛遠樹棲何處鳳得新梧想稱心紅粉

尚存香幕幕白雲初散信沈沈情知點污投泥  
玉猶是經營買笑金願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  
上淚痕深其三舊嘗游處偏尋看雖是生離死  
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窗下月空殘雲歸  
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  
下盡傾東海也應乾詩成吟詠不輟因一日晚  
凭水窗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速骨貌  
昂藏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船來

揖損日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  
具對之客曰祇今便爲取賢閫及寶貨回卽發  
不可便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  
啓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蔓除根豈更  
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令  
誅殛固不爲難實愆過已盈神人共怒祇候冥  
靈聚錄方合身首支離不唯難及一身須殃連  
七祖且爲君取其妻室未敢逾越神明乃入呂

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曰呂用之背違君親  
時行妖孽以苛虐爲志以淫亂律身仍於喘息  
之間更慕神僊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卽議  
行刑吾今錄爾形骸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  
并其寶貨速還前人倘更悅色貪金必見頭隨  
刀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遽起焚香  
再拜夜遣幹事併齎金及裴氏還劉損損不待  
明促舟子解維虬鬚亦無跡矣

韋洵美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及  
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才藻使賁二  
百疋及生餽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妝  
束更衣修緘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  
善諧謔洵美乃不受辟夜渡河宿一寺長吁而  
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事寺有行者排闥而揖  
曰先輩畜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歛然出門而

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卽遁跡他所

李勝

書生李勝常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雪勢如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之吾能往人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爲我取乎勝曰可乃出門

去飲未散攜書而至星子至西山凡三百餘里也游唯觀中道士嘗不禮於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懼一日道士閉戶寢于室勝令童子叩戶取李處士七首道士起見所臥枕前插一七首勁勢猶動自是改心禮勝

乖崖劍術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與張乖崖公居處相近交游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

也隱居東垣有棗合拱矣挺直可愛張忽指棗  
謂隱居曰子何我勿惜也隱居許之徐探手袖  
間飛一短劍約平人肩斷棗爲二隱居驚愕問  
之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爲人言也  
又一日自濮水還家平野間遇見一舉子乘驢  
徑前意甚輕揚心懇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驢  
避道張因就揖詢其姓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  
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



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語之曰我初視子輕揚  
之意忿起於中實將不利於君今當回宿村舍  
取酒盡懷遂握手俱行其話通夕結交而去

劍俠傳卷之三終



劍俠傳卷之四

香山鄭官應陶齋校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  
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爲刺  
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  
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  
豈肯爲賊用况公忠義如此何忍害公恐防閑

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笑  
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畱事我乎曰有老母在  
河北未可畱也問其姓名俛而不荅躡衣躍而  
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

###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吳時人謂之大口張  
吳太祖在宣州嘗給諸將鎧甲訓得故弊不如  
意形於顏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

不知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謂張曰爾所得  
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廣陵嘗賜  
諸將馬訓所得復駑弱形不滿意妻復言如前  
明日吳公又問之訓以爲言吳公曰爾家事神  
耶訓曰無之公曰吾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  
夜夢一婦人衣眞珠衣告子曰公嘗賜張訓甲  
甚弊當爲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  
告子曰張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訓亦莫之測

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未嘗見之一日妻出  
訓竊啓之果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  
吾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  
已先食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  
矣訓入廚見甑中蒸一人頭訓心惡陰欲殺之  
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  
能殺君因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爾君必  
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爲刺史

潘展

潘展常遊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爲海州刺史展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廩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廩中覘展棲泊之所弊榻莞蓆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所有展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攝其光鉉不爾斷婦人頸矣圍人異之聞于匡國匡國密召展問曰先生其有劍

術乎展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展曰可  
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國如  
期召展俱至東城展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  
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遶匡  
國頸其勢奔掣其聲錚縱匡國據鞍危坐神魄  
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展  
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爲二錫丸  
匡國自此禮遇愈厚表薦于烈祖



洪州書生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窗  
一日坐窗下時雨過泥瀟而微有路見一小兒  
賣鞋狀甚貧縷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攬鞋墮  
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  
旦夕無食賣鞋營具今悉爲所污有書生過憫  
之償其直少年愧怒罵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  
焉生甚有慍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

畱宿夜某語成暫入內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  
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旦來惡子吾不  
能容已斷其首乃擲于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  
子然斷人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日無  
苦乃出少藥傅頭上捽其髮漈之皆化爲水因  
謂成曰無可奉報願以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  
士不敢領書生長揖便去重門鎖閉竟不知所  
之

義俠

頃有士人爲畿尉常在賊曹有一賊繫械獄未具尉獨坐廳上賊乘間告曰某非盜公若脫奉報有日尉視其貌且異其言意已許之佯若不知夜呼獄吏放之仍令吏逃竄及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罰而已後官滿數年客游至一縣聞縣宰與放囚姓名同往謁之果放囚也因畱中廳對榻而寢歡洽旬日不入宅一日歸

其妻問曰公有何客十日不入內耶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所保至今未能報之妻曰公不聞大恩不報何不看時爲機宰不語久之乃曰卿言良是尉偶廁中聞其言急呼童僕乘馬便走衣裝悉不暇取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界止宿村居僕人怪其奔走乃問其故尉歇定乃言此宰負恩之狀言訖吁嗟僕人亦泣下忽見一人從牀下持匕首出立尉衆悉驚倒其人曰

我義士也宰使我來取君首適聞說方知此宰負恩不然枉殺義士也不捨此人矣公且勿睡當取宰頭以雪其冤尉心懼媿謝而已其人捧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返呼曰賊首至矣命火觀之乃宰頭也揖別不知所之

### 任愿

任愿字謹叔京師宦家子也稍學書藝家粗紹祖業無他圖但閉戶而已熙甯二年正月上元

晝游街時車騎駢溢士女和會愿醉仆觸良人家從姬毆擊交至毆旣久觀者環遶有青巾忽不平俄毆其人仆地乃引愿而去愿曰與君舊無分極蒙荷見救青巾者不顧而去異日愿又遇青巾者在途中召之飲乃同入市邸旣坐熟視目聳神峻毅然可畏飲甚久愿謝曰前日見辱於傭人非豪義之士則孰肯援哉青巾曰此乃小故胡足多謝後日復期于此無前卻也

乃各歸愿及期而往青巾者亦先至矣其入酒肆酒十餘舉青巾者曰吾乃刺客也有至冤啣之數年今始少伸乃於跨間取烏革囊中出死人首以刀截爲半以半授愿愿驚恐莫知所措青巾者食其肉無子遺讓愿愿辭不食青巾者笑探手取愿盤中者又食之取腦骨以短刀削之如劈朽木棄之於地復云吾有術授子能學之乎愿曰何術也曰吾能用點鐵爲金愿曰旗

亭門有先子別業日得一緡數口之家寒絲暑  
葛日食膏鮮自謂踰分常恐召禍安敢學此幸  
愛之青巾者歎伏曰如子真知命者也子當有  
壽乃出藥一粒云服之百鬼不近愿以酒服之  
夜深乃散後不復見焉

花月新聞

淄川姜廉夫祖寺丞未第時肄業鄉校嘗與同  
舍生出遊入神祠覩捧印女子塑容端麗有惑



志焉戲解手帕繫其臂爲定方歸卽被疾同舍  
謂其獲罪於神使備牲酒往謝於是力疾以行  
奠享禮畢諸生先還姜在後失道恍惚見白氣  
亘空正當馬首天將曉始抵家妻孥相視問訊  
勞苦方就枕忽聞外間呵殿聲一女子絕色自  
輿出上堂拜姜母啓焉妾與郎君有嘉約願得  
一見姜聞欣然而起姜妻引避女請曰吾久棄  
人間事不可以我故間汝夫婦之情妻亦相拊

接懽如姊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一夕製綵  
絲百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花草字畫點綴厯厯  
可數自是皆以仙姑稱之居無何與姑言新婦  
有大厄乞暫適他所避之再拜而出門遂不見  
姜盡室驚憂頃之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不祥  
奇禍將至何爲而然姜具以曲折告之道士令  
於淨室設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榻堅臥戒家  
人須正午乃啓門久之寒氣逼人刀劍擊戛之

聲不絕忽若一物墜榻下日午啓門道士已至  
姜出迎笑曰亡慮矣令視墜物乃一髑髏如五  
斗大出篋中刀圭藥滲之悉化爲水姜問其性  
道士曰吾與此女皆劍仙先與一人綢繆遽舍  
而從汝以故懷忿欲殺汝二人吾亦相與有宿  
契特出力救汝今事幸獲濟吾去矣纔去女卽  
來同室如初罹姜母之喪哀哭嘔血姜妻繼亡  
撫育其子如己出靖康之變後不知所終

俠婦人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簿會北兵動畱家于鄉獨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憐其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磬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錢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

妻隔別滋久消息杳不通居常戚戚意緒無聊  
妾叩其故董嬖愛已深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  
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一想  
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兄善爲  
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客長  
身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  
矣出迎拜使董相見敘嫺戚之禮畱飲至夜妾  
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凡宋官亡命許自

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泄漏又疑兩人欲圖已大悔懼乃給曰無之客忿然怒且笑曰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如此倘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為信不然天明執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於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請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畱明年當相尋吾手製一納

袍贈君君謹服之唯吾兄馬首所向若返國兄  
或舉數十萬錢相贈當勿取如不可卻則舉袍  
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  
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已塞無復顧我矣  
善守此袍亡失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  
里知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  
維客麾使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畧無資糧道路  
之費茫不知所爲舟中奉侍甚謹具食不相問

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相勞苦  
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語  
力辭之客不可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  
強畱金而出董追挽之示以袍客曰吾智果出  
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挈君麗人來徑去不返  
顧董至家母妻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縫綻  
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也踰年客果  
以妾至偕老焉



解洵娶婦

解潛與其弟洵素相友愛建炎靖康之際潛積軍功帥湖南洵獨陷北境其妻歸母家又爲潰兵所掠數年後洵間關得歸見潛相持悲慟潛置酒勞苦而語之曰吾弟雖不幸流落而兄幸蒙國恩握兵權每與虜及羣盜戰奏功於朝必爲弟竄名籍中已至正使告命皆在此卽畀之洵再拜謝過望因言頃自汴都過河朔孤單羈

困或見憐爲娶婦匱裝豐厚不暇深詳其出處  
正無以爲活殊用自慰偶以重陽日把盞起故  
妻之思不覺墮淚婦惻然曰君豈非欲本朝乎  
茲事易辦也經旬日來告曰川陸之計已具惟  
命是從我亦俱行倘君夫人固存自當家嫁而  
分囊橐之半萬一捐館當爲偕老遂登途水宿  
山行防閑營護皆此婦力也今在舟中未敢輒  
叅謁潛嗟異遽命車招迎見其眉宇秀整言詞

明慧益加敬重時荆楚爲盜區潛屯枝山縣以  
天氣向暑別創一廬令洵居止且贈以四妾洵  
意婦不相容欲辭之婦曰正需也得之誠大幸  
當兒女撫之何辭然洵武夫壯年稍移愛婦快  
快見辭色一日因酒間責洵曰汝不記昔年乞  
食趙魏時事乎非我力已爲餓莩矣一旦得志  
便爾忘恩獨不內愧於心耶洵方被酒忽發怒  
連奮拳毆其胸婦嘻不動又唾罵之至詆爲老

死魅婦翻然起燈燭陡暗冷風襲人有聲四妾  
怖而仆少焉燈復明洵已橫尸地上喪其首婦  
人并囊橐皆不見從卒走報潛使壯勇三千人  
出追捕亡所獲

郭倫觀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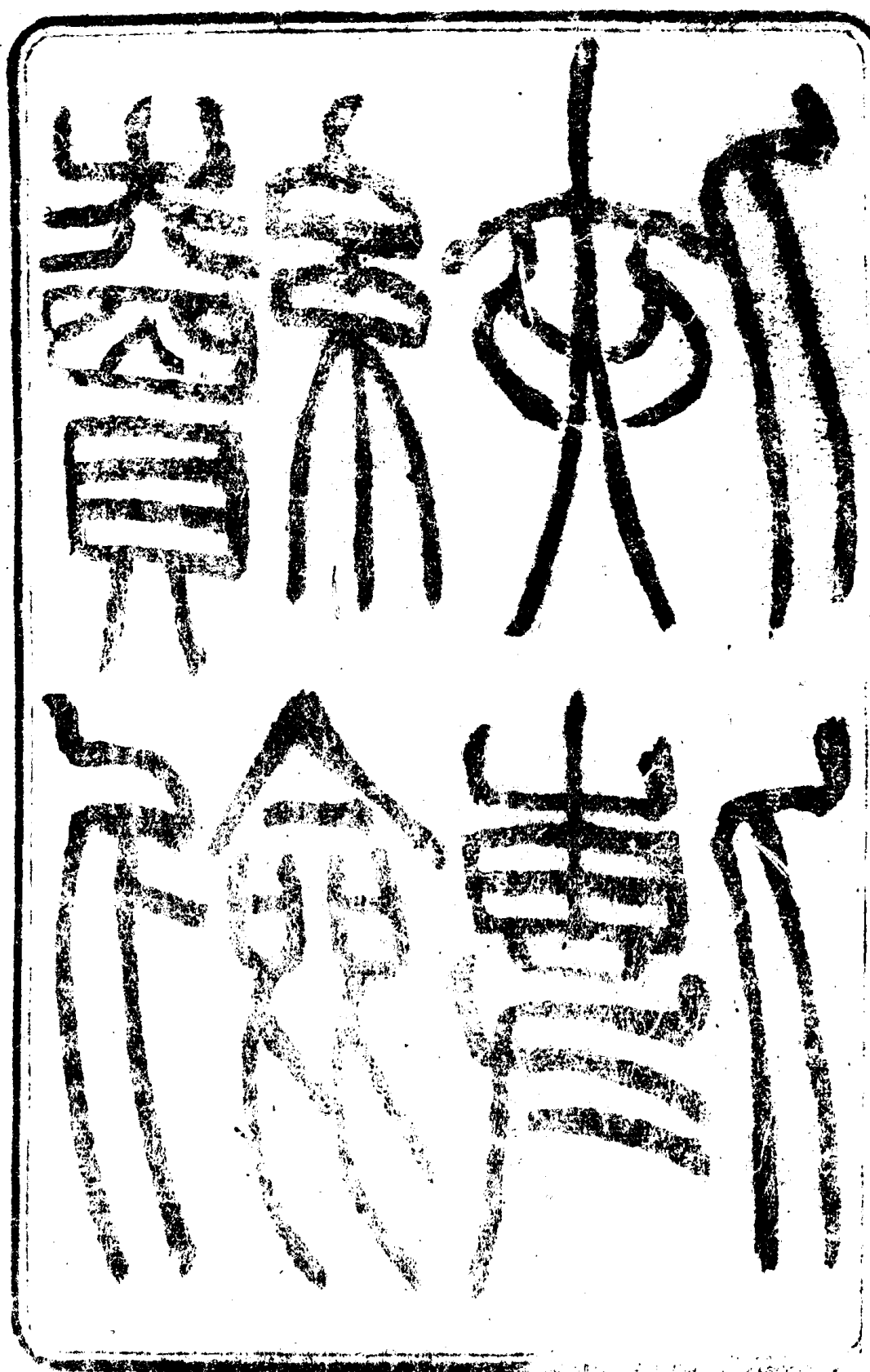
京師人郭倫元夕攜家觀燈歸差晚過委巷值  
惡少年十輩行歌而前聯袂喧笑睢盱窺伺將  
遮侮之倫度力不能勝窘甚忽有青衣角巾道

人來責衆曰彼家眷夜歸若輩那得無禮衆怒  
曰我輩作戲何預爾狂道事哄起攻之婦女得  
乘間引去倫獨畱道人勃然曰果欲肆狂暴耶  
吾今治汝矣揮臂縱擊如搏嬰兒頃之皆顛仆  
哀叫相率而遁道人徐徐行倫追及拜謝曰與  
先生素昧平生忽蒙救獲脫妻子於危難先生  
異人乎念無以報德敢問何所欲曰吾本無心  
偶見不平事義不容已吾於世了亡所欲豈望

報哉能一醉足矣倫喜邀至家痛飲辭去曰先生何之日吾乃劍俠非世人也擲杯長揖出門數步耳中鏗然有聲一劍躍出墜地躡之騰空而去

劍俠傳卷之四終

先鋒  
宗禮  
俠  
劍  
傳





續劍俠傳目錄

香山鄭官應陶齋輯

卷一

李鑒夫

青邱子

頂缸和尚

李福達

門客

大鐵椎

高髻女尼

偉男子

琵琶瞽女

燕赤霞

卷二

俠女

佟客

毛生

葛衣人

了奴姊妹

游客鐵丸

水先生

逆旅少年

末坐客

卷三

柳生

衛女

袁客

王客

空空兒

珠兒

黃瘦生

周櫟園姬

道人

童之杰

河海客

卷四

余客

俠女子

柳南

老僧

相士

飛劍將軍

張青奴

朱振玉

奚成章

續劍俠傳卷一

香山鄭官應陶齋輯

李鑒夫

李鑒夫不知何許人宋太平興國初來遊蓬池  
居開元精舍都寺未之奇也一日偶窺先生劍  
出眉間爍爍如電先生彈其鋏且歌且舞已復  
納於眉間都寺大駭始厚禮之俄醉踣於路以  
卒瘞之未幾或見於傍郡歸告與先生雅游者

發其瘞失所在

真仙通鑑

### 青邱子

青邱子者不知何許人也隱于武當山游行天下已久見者終莫測其年代嘉靖間有丹谿生姓王名生好尋名山博採方術有高蹈遐舉之想偶因秋晴游蹤誤入深山見林壑幽秀不覺愛玩忘歸遂窮其跡踐丹危履翠險或下或高且數十里隱映若有洞門在斷崖絕磴中水流

花開風氣似春似非人迹所至徘徊良久忽聞  
洞中酣睡之聲披榛竊視一白髯老父枕石而  
臥鼻息如雷狀貌奇古而衣冠杖履瓢囊並仙  
家裝束生察其非凡也屏息竦立伺其寤急趨  
下拜老父驚問得入之由具告所以賜胡麻飯  
與之食謂曰世人不信神仙汝能冒險至此真  
可教矣然兒之先不聞有七世祖王重陽者乎  
生曰父母早喪親族凋殘莫知祖先蹤跡矣老

父曰吾卽王重陽嘉也兒好道以明年八月十五爲期待我西蜀琵琶峰下今日方與南宮列眞期會此境騎衛須臾卽來汝乃凡夫穢濁未除必遭仙譴可速尋歸路遲則虎狼立至矣生便叩謝而出踉蹌下山微聞簫管寥亮雲端疑是羣仙赴會洞中奔馳不及逾五日始得達家詰之于人其先代果有重陽尊師道成仙去生則其雲孫也生自飯洞中胡麻腹常不饑顏色



益少轉盼間明年中秋近矣遂束裝渡江然不  
悉琵琶峰在蜀中何地憂惶靡甯莫知所屆一  
日忽聞舟中同伴朗吟七言詩詩中卻有此峰  
名在亟問其處吟者曰此卽巫山十二峰之一  
也生喜不自勝旅懷頓放有頃舟過巫山下因  
告舟人脫帆登岸與同伴謝別而去求尋其峰  
積日始到至中秋前一日晚露宿峰頭以候仙  
駕遲明望見凌空跨鶴而來者白髯老父也就

地瞻仰作禮父見生先在笑曰此兒大佳真有  
心之士哉但汝骨格未就因緣尚隔一塵今生  
止可學劍仙之術遊戲人間吾非汝師汝師是  
青邱子見住武當山中卻歸往尋必得其真傳  
矣生臨別拜辭曰不審青邱先生居于武當何  
峰老父曰六株松下一茅庵卽其居也乃辭別  
出山附舟入楚纔經信宿已達江陵尋復抵于  
襄陽之武當山下負囊獨上緣磴躋攀日向晚

矣忽見岩前蒼松六株果有茅屋數間在焉烟蘿四合仄徑微通叩門良久始遇童子出而延入仰視青邱先生秀髮龐眉倚樹而嘯謂曰爾祖王重陽使汝來也拜罷輒遣沐浴畢令住庵後淨室中給使室中有藥鼎高數尺周遭封固紫燄光騰照耀林壑第教生以守爐看火添縮薪炭不得擅離妄視而已每晝則有玉女持稠膏一甬投鼎中攪和之鼎中聲類霹靂夜半則

有青童復持稠膏依前沃入其聲漰澍如舊此  
室之中玉女二人青童二人更番直應日以爲  
常生偶問及鼎中何物皆笑而不對先生已具  
知之愠怒詎責便欲驅逐出門衆相跪請乃止  
後遂不敢發問久之丹鼎成矣出其金液計可  
六百餘斤分而爲二又析之至七八斤而止移  
置大磐石上搗之晝作夜息漸漸而薄因成鐵  
片擇甲午丙午諸日鑄成六劍懸於絕壁之下

以飛瀑濺激其上日月之光華燭之厯經旬朔  
劍質始柔此六劍各有名目先生舉其一畀生  
令童子開其腦後臂間藏之亦亡所苦卻令齋  
心七日盡傳擊刺之秘命生往青城山中結茅  
棲止誠無妄用其劍第一不得作世間非爲事  
自奸天誅又以其四分授二青童二玉女其一  
自佩于是使生下山生住青城山一年後復來  
至則室廬如故扃戶無人問山中道士道士曰

青邱先生去且一年矣生慟哭而還忽於荆南道上見先生溷跡丐者之中乃相隨同去不知所之世傳丹谿生鑄劍經僅二十五紙是青邱所傳古本有人曾見此書

猶園

### 頂缸和尚

頂缸和尚名眞顛不知何許人也善擊劍得分身隱形之術或云僧俠或云劍仙昔年雲游過山陰縣聞祝秀才良柱好道喜延方外士留止

其家一月出入往來變幻莫測日噉牛肉數斤  
及酒麪亡算頭上常戴五斗釭且行且走折旋  
如螳觀者無不異之每當月明之夜巢於樹巔  
作曼聲長嘯尤善超越攀垣直上捷若猿猱然  
多坐臥于壁上與人行忽不見已復在旁人莫  
測其處也臨去前一夕命置酒酒至連舉數大  
白謂祝生曰吾爲若設戲若爲我秉燭生素有  
膽氣便攜燭立屏風下忽見杖頭一掣劃然聲

裂有白炁長數十丈狀如素霓環繞其身左盤  
右旋蓬轉數迴但覩衣色成規倏忽失處時門  
戶皆鐫求之不得矣少頃則依然坐于堂上焉  
五更酒盡明月西行竟不知其所之

猶園

### 李福達

嘉靖初有李福達者扶溝縣人也故爲千侯能  
分身散影役使山魃坐致行廚興雲騰雨飛沙  
走石奇幻之事不可勝紀世莫知其授也一日



過太湖蛟挾其舟風濤大作李怒飛劍斬蛟少頃見一蛟浮出湖水盡赤李命庖人取蛟鮓之  
猶園

門客

一門客游大老家久而無所事事一日方羣相宴坐大老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舉坐皆笑客曰亦有微長能籬桶大老曰請面試之命放一鐵籬舊桶去席五尺許

取竹於座上編成圈隨手擲之其箍已將桶腰收密而舊鐵箍落矣再作一圈復如前擲之恰箍桶底而底舊鐵箍又落矣大老驚曰神技也客必有他能願賜觀之勿秘客笑曰彈雀可乎腰出小刀二寸許向簷間擲飛雀腰截落地而小刀依然在手連擲四五雀皆然徐收繞於指若一環狀而後藏之大老駭甚知其劍俠也厚贈而遣之

柳軒叢談

大鐵椎傳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  
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  
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  
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  
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  
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  
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鍊引之長丈許與人罕

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旣同寢  
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  
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藍手巾  
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  
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  
鼾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  
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  
嘗奪取諸响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

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讐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我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鬪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觱篥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

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  
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  
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  
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  
地塵且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句去句後遂不復  
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滄海君力士椎秦皇帝博浪  
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子

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  
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  
必爲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  
爲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  
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魏叔子文集

高髻女尼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邱西之

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  
氈笠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  
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漫應曰  
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  
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蹤  
跡疑劍俠也從姪鵠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  
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  
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



庵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帟頭狀貌甚猙至尼庵入門有解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解無妨久之持硃封鐫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解門已啟視之卽

紅帟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游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庵客輒無恙今當往懇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我當爲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逕去

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  
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  
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  
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卻  
否衆聚觀果紅帟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  
往訪之庵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  
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  
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

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漁洋文略

### 偉男子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賫金數千赴京師  
途宿古廟中扃鐃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  
鐃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  
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  
蹤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  
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

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  
少曰若干叟曰我稍知蹤跡可覓露車乘我君  
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  
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堡至三  
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  
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  
萬瓦鱗次忽一人來問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  
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叟已失所在乃與曲

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厯堦及堂寂  
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中惟設  
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髀童子數  
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以對  
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卽有少年數輩扛  
金至封識宛然曰甯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  
不敢請耳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卽有人引  
至一院扃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腴是夜月明如

晝啟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子一紙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恟怳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啟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

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  
髮截三寸甯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  
俠也

漁洋文略

### 琵琶瞽女

金陵卜者好女子也雙目瞽挾琵琶漫游徧宇  
內然其行無侍衛止宿亦無常所一日吳江急  
足某者遇諸塗時積雨乍晴潦水沒踝行人艱  
危獨見女子飛浮水面衣裯皆無沾漬急足大



驚陰尾之出郊野徘徊間忽回顧曰若何爲者  
急足跪請曰下邑執役侯京兆指揮久不得當  
無所自存今幸遇夫人願從仙去耳女子笑曰  
且休今夜令若獲金一斤足矣遂別望女子行  
若驚帆急足不得已歸夜中果獲金一斤竊自  
幸因再往伺之忽聞女子在後徐呼曰若又何  
爲者急足復跪請曰夫人眞仙也牀頭金易盡  
惟夫人是從女子曰無多言汝於數更得金一

鎰遂別乃行視前益快如迅電急足至夜不寐  
黎明恍惚間金已在前果一鎰又一匕首霜刃  
冽然擲地有聲急足惶怖懾伏良久心悟不敢  
復往伺有朝貴墨而淫縱知其事豔之必欲羅  
致遣卒四出責治期限然無見也忽夜半所居  
四壁皆琵琶聲或前或後或聞或不聞舉家驚  
悸不知所從來日出忽大聲砰然起空中一琵琶  
落枕上分裂爲二內得書一札字跡端勁大

略言國家倚毗公等外禦邊疆內循郡邑任重  
身微神爽或墮報塞無由夫心不清者智慮短  
慾太盛者年壽促又曰天下驛騷民命如倒懸  
公等安享作奸貪得靡極妾雖女子能斷公首  
朝貴得書惶悚不久竟因他事下獄棄市淮南  
有沈隆生者與女子邂逅丹陽授以吐納秘傳  
順治年間人猶有見之者

吳陳琰文集

### 燕赤霞

甯采臣浙人性慷慨廉隅自重每對人言生平  
無二色適赴金華至北郭解裝蘭若寺中殿塔  
壯麗然蓬蒿沒人似絕行蹤東西僧舍雙扉虛  
掩惟南一小舍扃鍵如新又顧殿東隅修竹拱  
把下有巨池野蕩已花意樂其幽杳會學使按  
臨城舍價昂思便留止遂散步以待僧歸日暮  
有士人來啟南扉甯趨爲禮且告以意士人曰  
此間無房主僕亦僑居能甘荒落旦晚惠教幸

甚甯喜藉藁代牀支板作几爲久客計是夜月  
明高潔清光似水二人促膝殿廊各展姓字士  
人自言燕姓字赤霞甯疑爲赴試諸生而聽其  
聲音絕不類浙詰之自言秦人語甚樸誠旣而  
相對詞竭遂拱別歸寢甯以新居久不成寐聞  
舍北喁喁如有家口起伏北壁石窗下微窺之  
見短牆外一小院落有婦可四十餘又一媪衣  
黧緋插蓬首鮐背龍鍾偶語月下婦曰小倩何

久不來媼曰殆好至矣婦曰將無向姥姥有怨言否曰不聞但意似戚戚婦曰婢子不宜好相識言未已有一十七八女子來彷彿豔絕媼曰背地不言人我兩箇正談道小妖婢悄來無迹響幸不訾著短處又曰小娘子端好是畫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攝魂去女曰姥姥不相譽更阿誰道好婦人女子又不知何言甯意其鄰人眷口寢不復聽又許時始寂無聲方將睡

去覺有人至寢所急起審顧則北院女子也驚問之女笑曰月夜不寐願修燕好甯正容曰卿防物議我畏人言略一失足廉恥道喪女曰夜無知者甯又咄之女逡巡若復有詞甯叱速去不然當呼南舍生知女懼乃退至戶外復返以黃金一錠置褥上甯掇擲庭墀曰非義之物污我囊橐女慙出拾金自言曰此漢當是鐵石詰旦有蘭溪生攜一僕來候試寓於東廂至夜暴

亡足心有小孔如錐刺者細細有血出俱莫知  
故經宿一僕死症亦如之向晚燕生歸甯質之  
燕以爲魅甯素伉直頗不在意宵分女子復至  
謂甯曰妾閱人多矣未有剛腸如君者君誠聖  
賢妾不敢欺小倩姓聶氏十八天殂葬寺側輒  
被妖物威脅役賤務覘顏向人實非所樂今寺  
中無可殺者恐當以夜叉來甯駭求計女曰與  
燕生同室可免問何不惑燕女曰彼奇人也不



敢近問迷人若何曰狎暱我者隱以錐刺其足  
彼卽茫若迷因攝血以供妖飲又或以金非金  
也乃羅刹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二者凡以  
投時好耳甯感謝問戒備之期答以明宵臨別  
泣曰妾墮孽海求岸不得郎君義氣干雲必能  
拔生救苦倘肯囊妾朽骨歸葬安宅不啻再造  
甯毅然許之因問葬處曰但記取白楊之上有  
烏巢者是也言已出門紛然而滅明日恐燕他

出早詣邀致辰後具酒饌留意察燕旣約同宿  
辭以性癖耽寂甯不聽強攜臥具來燕不得已  
移榻從之囑曰僕知足下丈夫傾風良切要有  
微衷難以遽白幸勿翻窺篋襪違之兩俱不利  
甯謹受教旣而各寢燕以箱篋置窗上就枕移  
時勦如雷吼甯不能寐近二更許窗外隱隱有  
人影俄而近窗來窺目光睽閃甯懼方欲呼燕  
忽有物裂篋而出耀若匹練觸折窗上石櫺欻

然一射卽遽斂入宛如電滅燕覺而起甯僞睡以覘之燕捧篋檢取一物對月嗅視白光晶瑩長可二寸徑韭葉許已而數重包固仍置破篋中自語曰何物老魅直爾大膽致壞篋子遂復臥甯大奇之因起問之且以所見告燕曰旣相知愛何敢深隱我劍客也若非石櫺妖當立斃雖然亦傷問所緘何物曰劍也適嗅之有妖氣甯欲觀之慨出相示熒熒然一小劍也於是益

厚重燕明日視窗外有血迹遂出寺北見荒坟  
纍纍果有白楊鳥巢其巔迨營謀既就趣裝欲  
歸燕生設祖帳情義殷渥以破革囊贈甯曰此  
劍袋也寶藏可遠魑魅甯欲從授其術曰如君  
信義剛直可以爲此然君猶富貴中人非道中  
人也甯乃託有妹葬此發掘女骨斂以衣衾賃  
舟而歸甯齋臨野固營墳葬諸齋外祭而祝曰  
憐卿孤魂葬近蝸居歌哭相聞度不見陵於雄

鬼一甌漿水飲殊不清旨幸不爲嫌祝畢而返  
後有人呼曰緩待同行回顧則小倩也歡喜謝  
曰君信義十死不足以報請從歸拜識嫜姑媵  
御無悔審諦之肌映流霞足翹細笋白晝端相  
嬌豔尤絕遂與俱至齋中囑坐少待先入白母  
母愕然時甯妻久病母戒毋言恐所驚駭言次  
女已翩然入拜伏地下甯曰此小倩也母驚顧  
不遑女謂母曰兒飄然一身遠父母兄弟蒙公

子露覆澤被髮膚願執箕帚以報高義母見其  
綽約可愛始敢與言曰小娘子惠顧吾兒老身  
喜不可已但生平止此兒用承祧緒不敢令有  
鬼偶女曰兒實無二心泉下人既不見信於老  
母請以兄事依高堂奉晨昏如何母憐其誠允  
之卽欲拜嫂母辭以疾乃止女卽入廚下代母  
尸饗入房穿戶似熟居者日暮母畏懼之辭使  
歸寢不爲設牀褥女窺知母意卽竟去過齋欲

入卻退徘徊戶外似有所懼生呼之女曰室中  
劍氣畏人向道路之不奉見者良以此故甯已  
悟爲革囊取懸他室女乃入就燭下坐移時殊  
不一語久之問夜讀否妾少誦楞嚴經今強半  
遺忘浼求一卷夜暇就兄正之甯諾又坐默然  
二更向盡不言去甯促之愀然曰異域孤魂殊  
怯荒墓甯曰齋中別無牀寢且兄弟亦宜遠嫌  
女起容顰感而欲啼足偃僂而懶步從容出門

涉階而沒甯竊憐之欲畱宿別榻又懼母嗔女朝旦朝母捧匜沃盥下堂操作無不曲承母志黃昏告退輒過齋頭就燭誦經覺甯將寢始慘然去先是甯妻病廢母劬不可堪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漸稔親愛如己出竟忘其爲鬼不忍晚令去留與同臥起女初來未嘗食飲半年漸啜稀飽母子皆溺愛之諱言其鬼人亦不之辨也無何甯妻亡母陰有納女意然恐於子不利



女微窺之乘間告母曰居年餘當知兒肝鬲爲不欲禍行人故從郎君來區區無他意止以公子光明磊落爲天人所欽矚實欲依贊三數年借博封誥以光泉壤母亦知其無惡但懼不能延宗嗣女曰子女惟天所授郎君註福籍有亢宗子三不以妻鬼而遂奪也母信之與子議甯喜因列筵告戚黨或請覲新婦女慨然華妝出一堂盡貽反不疑其鬼疑爲仙由是五黨諸內

眷咸執贄以賀爭拜識之女善畫蘭梅輒以尺幅酬答得者藏什襲以爲榮一日俛頸窗前悵悵若失忽間革囊何在曰以卿畏之故緘置他所曰妾受生氣已久當不復畏宜取挂牀頭甯詰其意曰三日來心怔忡無停息意金華妖物恨妾遠遁恐旦晚尋及也甯果攜革囊來女反復審視曰此劍仙將盛人者也敝敗至此不知殺人幾何許妾今日視之肌猶栗悚乃懸之次

日又命移懸戶上夜對燭坐約甯勿寢歛有一物如飛鳥墮女驚匿夾幙間審視之物如夜叉狀電目血口睽閃攫拏而前至門卻步逡巡久之漸近革囊以爪摘取似將爪裂囊忽格然一響大可合簣恍惚有鬼物突出半身揪夜叉入聲遂寂然囊亦頓縮如故甯駭詫女亦出大喜曰無恙矣共視囊中清水數斗而已後數年甯果登進士舉一男納妾後又各生一男皆仕進

有聲 聊齋志異

續劍俠傳卷二

香山鄭官應陶齋輯

俠女

顧生金陵人博於材藝而家綦貧又以母老不忍離膝下惟日爲人書畫受贄以自給行年二十有五伉儷猶虛對戶舊有空第適一老嫗及少女稅居其中以其家無男子故未問其誰何一日偶自外入見女郎自母房中出年約十八

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見生不甚避而意凜如也生入問母母曰是對戶女郎就吾乞刀尺適言其家亦只一母此母女不是貧家產問其何爲不字則以母病爲辭明日當往拜其母便風以意倘所望不奢兒可代養其老明日造其室其母一聾媪耳視其室並無隔宿糧問所業則仰女十指徐以同食之謀試之媪意似納而轉商其女女默然意殊不然母乃歸詳其狀而疑

曰女子得非嫌吾貧乎爲人不言亦不笑豔如桃李而冷如霜雪奇人也母子猜歎而罷一日生坐齋頭有少年來求畫姿容甚美言頗儇佻詰其所自以鄰村對嗣後三兩日輒一至稍稍稔熟漸以嘲謔生狎抱之亦不甚拒遂私焉由此往來暱甚會女郎過少年目送之問以爲誰對以鄰女少年曰豔麗如此神情一何可畏少間生入內母曰適女子來乞米云不舉火者經

日矣此女至孝貧極可憫宜少周卹之生從母  
言負斗粟款門而達母意女受之亦不申謝日  
嘗至生家見母作衣履便代縫紉出入堂中操  
作如婦生益德之每獲餽餌必分給其母女亦  
略不置齒頰母適疽生陰處宵旦號咷女時就  
榻省視爲之洗瘡敷藥日三四作母意甚不自  
安而女不厭其穢母曰唉安得新婦如兒而奉  
老身以死也言訖悲哽女慰之曰郎子大孝勝



我寡婦孤女什百矣母曰牀頭蹠躐之役豈孝子所能爲者且身已向暮旦夕犯霧露深以祧續爲憂耳言間生入母泣曰虧娘子良多汝無忘報德生伏拜之女曰君敬我母我弗謝也君何謝焉於是益敬愛之然其舉止生硬毫不可干一日女出門生目注之女忽回首嫣然而笑生喜出意外趨而從諸其家挑之亦不拒欣然交歡已戒生曰事可一而不可再生不應而歸

明日又約之女厲色不顧而去日頻來時相遇並不假以詞色稍遊戲之則冷語冰人忽於空處問生曰適來少年誰也生告之女曰彼舉止態狀無禮於妾頻矣以君之狎暱故置之請便寄語再復爾是不欲生也已少年至生以告且曰子必慎之是不可犯少年曰旣不可犯君何犯之生白其無曰如其無則猥褻之語何以達君聽哉生不能答少年曰亦煩寄語假惺惺勿

作態不然我將徧播揚生甚怒之情見乎色少年方去一夕獨坐女忽至笑曰我與君情緣未斷甯非天數生狂喜而抱於懷歛聞履聲籍籍兩人驚起則少年推扉入矣生驚問子胡爲者笑曰我來觀貞節之人耳顧女曰今不怪人耶女眉豎頰紅默不一語急翻上衣露出一革囊應手而出則尺許晶瑩匕首也少年見之駭而卻走追出戶外四顧渺然女以匕首望空拋擲戛

然有聲燦若長虹俄一物墮地作響生急燭之  
則一白狐身首異處矣大駭女曰此君之變童  
也我固恕之奈渠定不欲生何收刃入囊生拽  
令入曰適以妖物敗意請俟來宵出門逕去次  
夕女果至遂共綢繆詰其術女曰此非君所知  
宜須慎祕洩恐不爲君福又訂以嫁娶曰枕席  
焉提汲焉非婦伊何也業夫婦矣何必復言嫁  
娶乎生曰將勿憎我貧耶曰君固貧妾富耶今

娶安平生日將勿憎我貧耶曰君固貧妾富耶今

宵之聚正以憐君貧耳臨別囑曰苟且之行不可以屢當來我自來不當來相強無益後相值每欲引與私語女輒走避然衣綻炊薪悉爲經理不啻婦也積數月其母死生竭力營葬之女由是獨居生意其孤寂可亂踰垣入隔窗頻呼迄不應視其門則空室扃焉竊疑女有他約夜復往亦如之遂留佩玉於窗間而去之越日相遇於母所旣出而女尾其後曰君疑妾耶人各

有心不可以告人今欲使君無疑而烏可得然  
一事煩急爲謀問之曰妾體孕已八月矣恐旦  
晚臨盆妾身未分明能爲君生之不能爲君育  
之可密告老母覓乳媪僞爲討螟蛉者勿言妾  
也生諾以告母母笑曰異哉此女聘之不可而  
顧私於我兒喜從其謀以待之又月餘女數日  
不出母疑之往探其門蕭蕭閉寂叩良久女始  
蓬頭垢面白內出啟而入之則復闔之入其室

蓬蓬頭垢面自內出歸而入之則復匿之入其室

則呱呱者在牀上矣母驚問誕幾時矣答云三日捉紉席而視之男也且豐頤而廣額喜曰兒已爲老身育孫矣伶仃一身將焉所託女曰區區隱衷不敢掬示老母俟夜無人可卽抱兒去母歸與子言竊共異之夜往抱子歸更數夕夜將半女忽款門入手提革囊笑曰大事已了請從此別急詢其故曰養母之德刻刻不去於懷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報不在牀第也爲

君貧不能婚將爲延一綫之續本期一索而得  
不圖信水復來遂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旣酬妾  
志已遂無憾矣問囊中何物曰仇人頭耳檢而  
窺之鬚髮交而血模糊也駭絕復致研詰曰向  
不與君言者以機事不密懼有宣洩今事已成  
不妨相告妾浙人父官司馬陷於仇被籍吾家  
妾負老母出隱姓名埋頭項已三年矣所以不  
卽報者徒以老母在母去一塊肉又累腹中因



而遲之又久曩夜出非他道路門戶未稔恐有訛誤耳言已出門又囑曰所生兒善視之君福薄無壽此兒可光門閭夜深不得驚老母我去矣方悽然欲詢所之女一閃如電瞥爾間遂不復見生歎惋木立若喪魂魄明日告母相爲嗟異而已後三年生果卒子十八舉進士猶奉祀母以終老云

聊齋誌異

佟客

續劍俠傳

卷二

七

董生徐州人好擊劍每慷慨自負偶在途中遇  
一客跨蹇同行與之語談吐豪邁詰其姓字云  
遼陽佟姓問何往曰余出門二十年適自海外  
歸耳董曰君遨游四海閱人綦多曾見異人否  
佟問異人何等董乃自述所好恨不得異人所  
傳佟曰異人何地無之要必忠臣孝子始得傳  
其術也董又奮然自許卽出佩劍彈之而歌又  
斬路側小樹以矜其利佟掀髯微笑因使借觀

董授之展玩一過曰此甲鐵所鑄爲汗臭所蒸最爲下品僕雖未聞劍術然有一劍頗可用遂於衣底出短刃尺許以削董劍毳如瓜瓠應手斜斷如馬蹄董駭極亦請過手再三拂拭而後反之邀佟過諸其家堅留信宿叩以劍法謝不知董按膝雄談惟敬聽而已更旣深忽聞隔院紛拏隔院爲生父居心驚疑近壁凝聽但聞人作怒聲曰教汝子速出就刑便赦汝少頃似加

擄掠呻吟不絕者直其父也生提戈欲往佟止之曰此去恐無生理宜審萬全生皇然請教佟曰直坐名相索必將甘心焉君無他骨肉宜囑後事於妻子我啟戶爲君驚斯僕生諾入告其妻妻牽衣泣生壯念頓消遂共登樓上尋弓覓矢以備盜攻倉皇未已聞佟在樓簷上笑曰賊幸去矣燭之已杳逡巡出則見翁赴鄰飲籠燭始歸惟庭前多編菅遺灰焉乃知佟異人也

聊

齋誌異

毛生

前明熹廟時天下多故盜賊充斥錦帆綠林之徒所在多有洪州數舉子入都挾資頗重道淮徐之間一少年求附舟叩其所自自云施姓蓋亦應春官試者爲獨行恐盜故來語作吳音窺其行李衣冠似是烏衣子弟旣入舟取笥中佳茗煎以江水徧飲同袍俊語名談傾一座眾皆

續劍俠傳

卷二

九

悅之以爲良友恐不得當也已而江岸夕陽亂  
流明滅孤舟泊蘆葦間少年進曰江天暮景殊  
佳某有短笛願爲諸君一奏遂擲管倚篷吹之  
悠揚數弄直使魚龍驚飛蟾兔欲躍眾皆擊節  
曰桓伊李牟今復生矣語未畢忽一豪客躍入  
舟中持一鐵柄傘奮擊少年墮水死呵曰忤奴  
不丐食村落來此奚爲眾視其人形容怪偉鬚  
髮林林如豎戟皆駭極仆跌結舌重呼曰賊賊

客曰公等非赴試者耶曰然有重資耶曰有之  
願獻賊賊毋殺我客笑曰余不殺賊賊真且殺  
公適吹笛號眾者是也眾皆起謝客曰賊眾且  
悍夜將報余畏者可暫去前三里村高翁店一  
宿無患也不畏者留更看余殺賊於是去者半  
留者半客戒留者先寢聞呼則起視自引酒狂  
飲連飛數十觥不醉飲罷取鐵柄傘枕之臥齣  
聲如雷霆眾假寐俟之夜半忽聞客呼曰賊至

矣挾傘踞船頭時月黑星繁微辨人影一賊持  
刀奔客曰若殺我弟我今取若頭客不答卽舉  
傘格之賊應手而仆力槩環進客從容揮傘呼  
呼作風聲與蘆葦瑟瑟相應賊左右撲刺落水  
餘賊奔逃客已奪得賊弓矢連發射之盡告斃  
觀者股栗汗流浹衣裾客忽挾傘入艙坐神氣  
灑然眾酌酒勞客復飛數十觥掀髯謂眾曰公  
等窮年估畢足跡不出三里外甯知世路之嶮



巖哉眾唯唯又曰國家求才待用自維有其具  
則進苟平平甯坐牀頭弄稚子無以父母之身  
輕飼虎狼之口也今第行無畏眾羅拜曰向者  
不敢啟問今將軍活我恩厚矣願聞姓名以圖  
報效客悉扶之起舉傘扣舷曰余亦非將軍亦  
無姓名亦不望報吾去矣一躍而逝旣而春闈  
一舉子逢客於號舍心訝此君能挽兩石弓復  
能識丁字眞異人也趨前問無恙客睨視若不

相識亦不答卽入號熟寢窺其舍鐵硯斑管各  
一別無長物初不敢呼問客直睡一晝夜不少  
寤次日午晌舉子文已畢將繕寫心德客慮其  
沉睡將不克終卷欲以已餘勇賈之遂呼客客  
大恚曰豎子敗吾事斷送會元矣舉子踧踖不  
知所對旣而客歎曰毛生毛生豈非命也夫干  
金之壁當首貢王延安能隨行逐隊自居牛後  
爲渴睡漢擲掄哉今以吾文與公可獲亞名亦

不負公數千里冒險跋涉也索紙書之風行海湧三藝立成擲於舉子之前曰吾去矣卽挾空卷投有司稱疾而出舉子閱其文允稱傑構書法亦矯健非常嗟歎不已因棄已作書客文以進果成進士第二名

耳食錄

### 葛衣人

江甯江進士之京師止逆旅小飲時密雪嚴寒折繇冰酒忽見戶外一葛衣人過頽然而長跣

足行雪中了無寒色江異之前叩其姓氏不答  
又問客寒乎亦不答又問客飲酒乎乃點首者  
再遂引入旅舍飲至無算不醉復進食食至無  
算亦不飽而終席都無一語狀類喑啞江愈奇  
之次日將行請客俱搖首勿許遂辭別行三日  
至一處葛衣人忽至謂江曰君見夫寬衣大笠  
短棒荷燈籠遙立道旁者乎江曰見之一僧也  
彼何爲曰今夜三鼓飛刃取君首者卽渠也江

彼何爲曰今夜三鼓開門耳某曰  
膽喪伏地求救客曰吾在固無畏渠果來膏我  
斧矣乃戒江熟寢勿驚至夜半客提僧頭擲地  
上曰莽髡無禮吾已殺之然亦君挾貲太重爲  
渠所覬耳江初諱之客曰君囊中白金若干黃  
金若干封識何狀藏置何所胡乃欺也江大驚  
失色連曰唯唯客曰挾此何爲江曰欲往投某  
公門下以此爲贄耳客艷然怒曰咄汝固蠅營  
若此哉吾目昧誤識爾悔不教和尚殺爾言罷

提僧頭越屋而去時星光黯淡頃刻無蹤江慙  
且懼遂不復至京而返

耳食錄

### 了奴姊妹

山左何生者富而好義嘗客金陵徧謁同舍郎  
一少年客居西室首戴長巾衣甚縑襖而珠神  
玉貌如好女子見人輒扃門避去何心儀之投  
三刺客瞰亡始來答拜他日窺其室曲突無煙  
客坐繩牀上擁敗絮而已退問主人客何姓何

許人亦弗之知也乃謂稅居半載矣值弗償不能復館之何歎息不已意必避難而窮於途者乃代爲納值囑勿言間餽之金錢周其乏客不辭亦不謝無何款其關則無應入其室無人焉客竟去矣牀下有青布囊啟之所餽錢悉在深歎其廉然心竊怪之未幾何還山左里人誣訐其陰事縣官索賄賂至鉅萬始得理家由是破遂南游於楚稱貸其故舊之官湖湘者薄有所

得旋治任經洞庭之野忽林間逸出一巨獸紅  
毛鋸齒當途而立勢將搏噬莫可逃匿歟有女  
子飛騎來錦衣弓鞬腰劍挾弓矢卽馬上舉足  
勾獸鼻獸狂吼而奔女逐之絕塵而去何雖幸  
得脫而所駕馬驚於獸鞭之不肯前不得已返  
轡故道馬乃行日已遲暮不及宿獨止野廟中  
不能成寐夜深月出起步廟門外微颼拂面隱  
隱聞笛聲悠揚纖妙且聽且行笛聲止而笑聲



起則燈火爛然甲第大闢有攝華衣冠者迎門  
外揖何而進之抗賓主之禮何懷疑不測其由  
乃徵其氏族其人曰君忘金陵西室之人與卽  
我也何審視果是因問向者何去之密今何遇  
之巧客曰余窮而遁去投止於此感君舊誼故  
特相俟何訝其預知客唯唯語次聞客腕釧觸  
几頻有聲何竊左右顧而見其冠下微露鬢梢  
心愈疑而不敢詰客笑曰君疑我耶日間馬上

驅猛獸爲君除道者亦我也因探去其冠而雲  
鬟見何大驚亟拜稱謝呼曰神人女亦答拜之  
曰吾雄服游戲人間以貧自晦遂不爲人識君  
獨助我故我亦助君適以相酬奚足復齒旋顧  
謂侍者呼了奴出乃十三四歲女子頭作雙角  
髻短襖窄袖秀若雲霞女與之語殊隱躍了奴  
曰諾遂拂簷而去頃之劍聲呖然了奴已瞥下  
反命曰畢矣女乃命治餐杯盤立具極海陸之

陳夜向晨何不勝酒食起辭告行女亦不强留  
然眷戀之情溢於顏面有長鬚奴控騎候門外  
卽何所乘馬裝資亦在何遂別至家家人乃言  
里人及縣官一夕死於盜而並亡其首問其時  
日適何見女之夕也始悟卽了奴所爲愈感之  
及理行篋則益以厚贐別一小匣緘甚固啟之  
得小劍長三寸許淬利如霜雪試削庭前樹未  
至樹已斷劃石石解意所向擲劍劍輒往已復

還手中蓋飛劍也何喜甚寶之匣中間出而玩之歲餘劍首之環脫其夜室中如虎嘯有白光拂牖而出劍乃亡何惘惘如喪者累日時沍寒密雪忽聞門外馬嘶聲出視有駿馬止焉鞍鐙悉具疑亡而逸者而鬣間隱繫繡囊解視得蓮花一瓣書曰騎至卽發並不署款識何頗疑怪而馬數數昂首跑地若勸駕之狀試跨之則東南而馳絕駛亦不知里數旣至一處蓮花池相

南而馳絕馳亦不知里數既至一處蓮花池相

續如帶及第三池上馬止而嘶不復行乃見高  
墉袤延立處當朱戶戶內人語曰至矣戶乃闢  
有小鬟招之曰進何徐徐步入遽引至內則曲  
室銀缸熒熒發碧黼帳中有呻而歎者小鬟前  
白曰至矣則聞鈴鏘然帳徐啟有麗人擁衾而  
坐神韻酸楚何逡巡審視女也女見何訝然色  
喜已而躍然起問奚以能來何告以故女顧侍  
者曰此必了奴也侍者皆點首微笑頃之了奴

自外入紅衫翠笠六花滿身鴉鬟楚楚已勝雀  
翹矣女彈其頰曰妹子召客何得不告我了奴  
笑曰吾爲姊病甚趣召之故不及關白女默然  
低首已謂何曰妾相天下士每不留盼雲翔電  
邁頗亦自豪不圖爲君纏綿至此於是與何爲  
夫婦何以失劍告女責之曰吾贈君飛劍爲君  
能用之乃祕藏爲弄具乎彼乃神物豈長處匣  
中宜其亡耳顧此物怪變異常非得了奴莫能

收攝也何固屬意了奴乃請與之俱女初不聽何固請女笑曰察君之意殆非爲劍也何不能隱以情告女曰吾固欲之然事不可驟當說之以偵其意乃謂了奴曰郎劍遁是物不易馴須妹子一往使郎佐汝了奴曰妹自足了當何以佐爲女曰雖然亦使郎一觀其狀聊試勇怯耳了奴許諾女竊教何曰君與妹子求劍見有物青色如龍者劍也毋怖毋卻然且僞爲怖恐者

而匿就妹子彼爲君畏故將不忍拒也遂同行  
至萬谷之間風聲肅肅了奴顧何曰劍在是矣  
果有物長五六丈蜿蜒於層崖之顛了奴招以  
手物卽投下入手中遽已縮小依然小劍耳何  
憶女教乘其舉手佯驚呼走抱了奴腰作戰慄  
狀了奴大笑曰姊亦大憤憤如此薄膽郎何必  
教來因以劍授何何故故畏縮不敢受而抱持  
益力了奴兩頰漸發赭若不自持者何凝睇送



意迫懇之遂及於亂及還女戲曰妹子嘗爲吾  
蹇修吾今報稱焉於是了奴亦歸何了奴謂何  
曰吾姊妹皆紫蘭宮捧劍侍者與姊竊戲西圃  
中拔劍對舞誤傷守宮之鶴故謫墮人間使主  
游俠之事遇鏡而圓幸託於君及瓜而代又將  
去汝此後落花明月萬古相思殆無相見之期  
矣何大悲二女亦泣女謂了奴曰妹子故善笛  
今盍爲郎奏之了奴擲笛爲悲涼促遏之音一

時風吼霜飛肝腸盡裂乃投笛於地曰離緒填  
胸安有佳響不如且已遂大慟而別何獨還鄉  
里亦能通白猿之術每爲人旁雪不平或有妖  
憑魅祟室宅不靖者何以劍往立誓服

耳食錄

### 游客鐵丸

聞某公言昔曾遇游客類三齊年少布衫廣袖  
腰繫夾袋內貯二鐵丸別無長物或問丸所用  
答曰弄具耳或延拆字者於家問叩紛然客至

見之曰此亦拆字耶眾問客能乎曰亦嘗學之然不能若是請各心識一字余乃能測之眾異其言競試之無弗符者次至一人客忽躊躇曰君之所識者天也而字不類乃取筆畫形作

國書阿補喀阿補喀者 國語言天也其人果識阿補喀蓋欲變文以驗其術也遂笑曰良然其神異如此或曰人苟造意予必知之何以待子客曰不知也此特以機相觸耳他日之郊外

逢彈鳥者數人適有隼戾空客使彈之彈鳥者  
謝曰高矣疾矣非弓繳所及客笑曰易耳卽袋  
中出鐵丸拋之隼應手翻墮胸已洞矣丸固在  
客掌耳食錄

水先生

順治中虎賁某公者延水先生傳其子水蓋越  
人年可四十餘風貌冲藹某休退之暇常與晤  
言頗契洽蓋賓而友之者也水每值三六九日

必出訪友入積二年某偶宿齋中與水對榻一夕漏下俱寢矣夜中某覺見水坐燈下身已急裝匕首照人氣若鬼神非復故態乃佯寢以偵其變俄焉門啟割然遂去某駭而俟之將曙門復啟水至提人首纍纍滴血徐取藥彈之皆縮小盡納口中滅燭就枕睡某悸甚明日水問曰夜來頗見否某諱之水笑曰形迹旣露敢不告公昔闖賊寇亂某從其副小紅狼知其無能也

去之賊乃恨我誘殺我父母妻子我方欲報之  
會大兵入關妖孛潰除知此賊遁去廉之數  
年今始畢之向之屢出良爲此耳公遇我殊厚  
然不可留乃別而去

耳食錄

### 逆旅少年

陳孝廉奇聖自京師之金陵制府道遇騎使亦  
往制府勾當公事者因同行一日解裝逆旅則  
北寢已有宿客遂止東偏頃見少年自外入深

笠寬衣面掩於笠不甚可辨卽北寢客也輒召主人使治具待客必豐必潔主人諾去少年入北寢曲肱支頤凝燈宴坐陳亦遂就榻而騎使素好選事秣馬儲芻已潛往窺之伏於梁間旅柝再鳴歛見一物飛入狀類鵬鸚乃覺室中鞢鞢勢若鬪兵燈影散亂莫可端倪頃之有一人踣地乃胖僧也少年揮劍擬之曰若不自量欲犯乃公耶僧固稱不敢卑辭乞命少年曰若雖

不競然亦吾屬也羽翼可任安肯相逼遂釋之  
起復仰視屋間謂騎使曰君爲壁上觀亦殊勇  
敢宜下相見騎使方怖聞言駭甚趨下拜伏少  
年並攜就坐呼主人將酒肴來相與飛觴大嚼  
少年與僧語騎使略不解危坐傾聽而已酒酣  
少年謂僧曰吾有尺書寄於某所能爲我鱗鴻  
乎僧曰能少年又曰三日後會我某山能不愆  
期乎僧曰謹如命少年卽袖中出書付僧僧便



乞辭復如鵬鶚飛出騎使亦謝出往臥東偏天  
明迹之北寢空矣叩主人亦弗知也以狀語陳  
相與嗟異計僧所寄書及所期之地殆三四千  
里騎使又言少年形貌玉立美如曲逆云

耳食錄

### 末坐客

有王黃鬚子者以髯黃得名自詡劍仙嘗會飲  
貴家某公宅中詡耀四座遞叩諸客所能莫不  
謙讓王意益肆末坐一客儉嚮癡憊衣冠了鳥

王頗輕之乃揶揄曰公辱在婪尾得毋善飯乎  
抑有他長客笑曰僕誠不能與諸君子比數然  
聞君論劍頗觸鄙好願各爲戲劇博諸君子歡  
王掀髯作色曰云何客曰劍之爲用上倚星漢  
下披泉壤旁行四極剝蛟鱷於不測之淵翦妖  
魅於幽暗之叢雖脫兔逸林疾隼赴霄縱鏑飛  
鋒罔有遺遁今第試其易者請伺飛鳥而刺之  
王心難之適已日暮乃諉曰陽烏匿矣羽族息

矣何天有鳥尚來迎吾刃者乎客曰若是且已  
盍試登高爲二項之舞一決楚漢王又辭曰休  
矣休矣星月不曜燭燎不輝仰不瞻山俯不察  
地惡乎可登而角我技客指主人廳事曰崇墉  
巍巍飛甍冠之上探雲霞嵩華可齊顧不高耶  
請灼爾日趨爾足僕雖跛蹇願導先路於是搴  
袖離席挾王以出如提嬰孺履牆緣棋如步康  
衢徑跨簷牙升於屋脊坐王於鴟吻之上而撫

之曰此地平曠聊可棲息君請匡坐僕便來迎  
言已復下神氣灑然堂下觀者無不色飛口哆  
嘖嘖稱神客便索酒連罄數觥頽然就舍主人  
命支梯樹架闕擾終宵王始得下天明視客已  
豹隱矣王甚慙主人甚悔海內奇士交臂失之  
耳食錄

續劍俠傳卷三

香山鄭官應陶齋輯

柳生

黃明府謙六攝篆東阿延紹興錢君主刑名對  
房柳姓陝人極樸誠每夜靜卽閉門坐錢以其  
木訥試窺之見柳生背燈面壁手一篋語喃喃  
不可聞次夕亦然異之伺柳出潛往啟篋但見  
白光丈餘沖屋飛去錢駭絕自承柳曰余劍客

續劍俠傳

卷三

二

也有讎家在此將甘心焉不意爲君所窺劍旣  
出匣必傷數十人而後已首將在子錢伏地求  
救謝不能錢哀不已乃曰速備巨缸七口白雄  
雞六隻來於是疊缸爲七層層置一雞而覆錢  
於底四更許忽霹靂一聲柳呼曰大難已過可  
出矣起視則六缸皆碎雞悉無首方詣柳謝已  
不知何往矣

翼駟稗編

衛女

卽墨褚生善畫能文游大梁中丞某公與其父  
同年以年家子往謁中丞善其才爲之掄揚遂  
擅名豫中迎母與妻家焉鄰衛媼者夫官靈寶  
縣尉不得於觀察某假事褫職斃獄中眷屬無  
歸一女豔絕與褚妻相過從衛常斷炊母令褚  
分卹之未幾衛媼死女益癯無所依褚母養之  
於家女紅精絕通書史知大義付以家事內外  
井井沈默寡言相處年餘未嘗諧笑母偶爲之

議姻以母喪未除爲辭無何中丞爲褚納資得  
雲南臨江尉褚母欲偕女赴任女不可方爲籌  
一棲止至夜門戶不啟忽失所在匱中得一函  
云撫育恩深義當終從惟父冤未雪不忍舍近  
趨遠今且暫別埋首夷門酬恩當有日耳褚赴  
滇以畫受知制府檄使開墾宦橐獲豐乞養歸  
以母老塗長聘壯士護送至黔界止宿逆旅見  
竹輿昇女至各忻慰詰所自來女曰大冤未雪



圖所以報母耳同行至洞庭夜泊荒岸盜艘數十駛至壯士出鬪悉被殺投屍湖中褚母子不知所爲女忽短衣窄袖卓立船頭但見白光盤旋盜首紛墮餘眾駭逸女一招手則三寸許匕首耳褚母感謝並訝何人授此絕技曰自父冤死切念雪讎每夜向空泣禱淚盡繼之以血忽有蓬首婦以青布裹頭願投服役遂留之婦乘機以劍術相授三年而成問爲誰則聶隱孃也

女送母至卽墨境曰前皆坦途可無虞矣願母  
善自珍重兒去矣燿然而逝

翼駟稗編

### 袁客

烏程卞某粗涉詩書而性好拳勇善擊刺依其  
戚某中丞於湖南嘗爲中丞送萬金返浙阻風  
鄱湖同泊有巨舟類貴人儀從甚夥一少年坐  
小舟著白袷衣貌甚清羸隔舟攀談吐屬溫雅  
彼此通姓名鄉籍知客袁氏邀卞過小舟飲謂

彼此通姓名籍籍知客袁氏遇卞遊地小片

卞曰君以子身挾重資行遠道不虞江湖暴客  
耶卞腰間出利刃斫案曰賴此君耳袁接視殊  
不介意袖出一小劍削刃脆如瓜壺卞不覺失  
色袁曰勿駭我非害君者巨艦乃綠林之雄耳  
涎子非一日君榜人亦其同類風順揚帆卽下  
手矣卞長跪求救袁取筆以寸紙作數畫付之  
曰事急焚此當相救卞感謝持之回舟舟子卽  
解纜去入夜榜人大呼寇至一朦朧上流箭激

而來槍礮不絕聲卞急焚符一物如飛鳥落則  
袁也黑衣紅束額持匕首立榜人舞刀入揮劍  
殪之盜繼登紛紛墮水死遂駭逸事旣解袁謂  
卞曰前途伏戎正多當護汝行遂留舟中入江  
南境始別去

翼駟稗編

### 王姓客

江南方別駕鳴夏雅愛手談康熙初應楚藩伍  
公格幕偶訪友城外值友與客奕客布局甚高

詢其氏曰王姓與之談頗風雅遂成傾蓋交延至署行裝華好而恂恂若書生似無他能者人未之奇也一日署外火王隨眾往觀火延援例某監司家焰勢迅猛其兩子樓居不得出監司號于眾曰有能拯我子者酬千金王聞之聳身躍入捷如鷹隼須臾負兩子下監司喜極謝曰感君大惠已活我子箱篋中尚有部照一紙係某他日服官券不識猶肯爲力否王復騰蹕直

上挾數箱冒烈炬飛出方其初登人第見白馬  
往來烟焰中比出樓已灰燼而王神色自若也  
眾始知爲非常人競求其術王曰城東數里外  
洪山之麓有寶通寺深宏幽靜盍具饌餉我藉  
陳薄技伍公乃擇吉張帷於廟賓朋畢集酬酢  
移時王袖中出鉛丸二謂眾曰諸君欲觀此耶  
卽拋擲空際旋有白光兩道各長丈餘上下盤  
旋矯若游龍而寒氣侵人不可逼視忽聞崩塌

聲牆宇震動殿東南有銀杏一株大數圍蘄然中入矣眾相顧驚愕白光倏沒王頓失所在遺素紙一幅署曰與方公交半載囊中物留以誌別計其物可值數千緡

秋燈叢話

### 空空兒

乾隆時兩江制府黃太保巡邊至鎮江舟泊京口忽失其項上所挂數珠大驚傳地方著令嚴緝限一月內交出府縣受命退卽飭役各處緝

訪了無踪影無何限期已迫追比俱窮令某焦  
思無策乃離署微行密訪數日至句曲山後遇  
一韶麗女子衣絳綃衣弓鞵窄袖行絕壁間採  
女貞於樹下上如飛鳥異之伺其歸尾至溪邊  
入一洞穴某亦蹶入其中大可數畝而幽折虵  
旋迴非人境穴將盡有茅屋數間門外槿籬縈  
繞一老嫗滌器於竈見某訝曰是非某官耶何  
以至此某前揖具道來意嫗微笑曰哦想又是



我女與貴上人作劇耳此女憨態未改致貴官  
惶急至此自當懲之但此時不知何往請姑歸  
明日當令送還貴官於午後至報恩寺塔頂攜  
取可也某悚然敬諾而出疾馳稟太保太保不  
勝駭異次日命副將某率兵往環塔覈弓注矢  
以待至日中眾目睽睽仰注塔上忽見一道紅  
光瞥如飛電而數珠已挂於頂一時萬弩俱發  
渺然如捕風影焉於是令健卒梯而登取珠下

珠上繫書一封題曰空空兒手緘以呈太保拆  
視大略言其蒞任以來挾威以擾士民挾術以  
欺君上挾勢以辱長吏以訶察縱武弁以羅織  
爲腹心以凌侮稱孤立濟貪以酷行詐以權身  
荷封疆之任心懷鬼域之謀一方徧羅荼毒而  
紳士無所控科道不敢糾故取公此物聊用示  
警若不速圖悛改仍蹈前愆卽當取公首級以  
爲爲大吏者戒云云太保讀畢毛骨俱悚其貪

暴從此稍戢焉

埋憂集

珠兒

珠兒者隱其姓名山右太原人也母夢神人授  
赤珠一顆而生因名珠兒十歲就蒙師學忽失  
去八九年復還人扣以所往語隱約時母死父  
爲豪家所賊珠兒殺其讎於市攜首詣有司有  
司論以大辟珠兒從獄中遁之浙東與豪士姜  
堯善數年歸省邱隴姜亦南游台雁值閩變賊

帥聞姜材欲官之姜曰燕雀處堂不知禍敗而欲人陪戮西市夫誰肯賊怒摯姜於軍中曰俟吾下兩浙定江東平中原然後殺豎儒珠兒至浙不見姜傳言姜往京師乃至京不值將復訪於浙有吳生者山陰望族也父入某撫軍幕甚寵信生往省父父以黃白物付之歸道經都門阻於雪假館宣武門外見美少年披羊裘策驢來投宿呼主人索酒一斗彘一肩割肉烙火上

且飲且嚼須臾過半吳生異之從容詢其姓名  
曰予珠兒也問其行曰有故人在浙將訪之生  
曰吾浙人明日當發聯轡行可乎曰不可吾騎  
日行八百里非君騎可及且吾前途期會一客  
不能與君俱倘中道有逗遛君兼程進當相及  
吾於旅舍壁間畫一鷹下識其日卽知吾所過  
也相與共飲及明雪霽出彰義門里許珠兒於  
驢背拱手曰吾先行矣策驢如飛轉瞬失所在

生十日抵高唐見旅舍壁間有畫鷹讀其識卽  
出都之夕詢之主人云畫鷹客期人於此兩宿  
不至遂去抵淮陰遇於酒家樓上呼酒共醉生  
心羨其騎有欲得之色明旦珠兒曰君愛吾驢  
請易君馬生喜易之及就道驢殊蹇緩珠兒於  
馬上語生曰汝不善乘請先驅於蜀岡待遂加  
策去如電生惘然至蜀岡而珠兒已俟兩宿矣  
因告生曰行道遲疾在人不在騎苟得其道雖

疲乘可致千里況良騎乎於是生知其有術懇以師事珠兒諾之旣渡江聞姜生陷賊中曰吾將急友難子姑回上元後待我於家馳去入賊壘脫姜賊無知者吳生返山陰日引頸望期及有嵇姓來致珠兒書封甚密啟視之蓋劍術也其法用鉛盒圍八寸中置小鉛劍二鉛丸二封以六甲靈篆誦咒吞符凡四十九日術可成生執書喜躍嵇姓去乃構靜室築壇備器具甲子

入壇行其法至四十二日聞盒中有聲如蠅鳴  
法愈勤聲愈宏至四十八日怪風起盒中作金  
鼓聲旋發大礮數十響牆垣傾圯烈焰蔽空壇  
上諸物成灰燼生爲火所薄身如炭入室不能  
言嚼其口播其首昏臥三日變爲狂奔山巔舉  
巨石拔大木如是六七日愈然耳畔時聞金鼓  
聲適其父挾重資回召黃冠設醮懺無驗及撫  
軍事敗父駭且愧耳畔亦漸聞金鼓聲發狂如



其子如是六七日愈子復發狂如其父如是六  
七日亦愈期年父子疾俱作子操杵而舞父舉  
火而焚喪其貲過半父狂死子愈乃矍然曰其  
珠兒之侮我乎抑孽由自作耳哉事孝人言盡  
散其貲於親戚鄉黨之貧者挾妻子入山道逢  
二客策驢來其一披羊裘遙呼生曰吳生無恙  
今而後可以授吾術矣

夢華雜志

黃瘦生

續劍俠傳

卷三

十二

諸少年赴江甯試寓王府塘之東秋月皎潔門  
臨塘水有大石正方可容五六人羣置酒饌於  
上爲夜飲漏下三鼓談笑甚歡聞擊柝聲近一  
老翁偃僂而來止足睨視有流涎意一少年曰  
爾欲飲乎酌以巨觥翁吸盡坐有談劍俠傳者  
笑曰相公等讀書人所談皆書本上事不足信  
眾曰然則爾有所見乎盍言之當飲汝曰予老  
矣言之亦無害予家保定弟兄四人皆綠林之

上

雄第三兄藝尤絕踊身直上可十數丈貼地如落葉以二指捻屋椽懸而行入窗櫺無聲同行劫於北地一日有車馱馳道士載貲巨萬一黃瘦生跨健騾衛之行念攫取之可贍一生後當不復爲此隨行數日無下手處至某店中夜聞黃瘦生呼其役夫曰起此地有暴客將爲不善今日當兼程予兄弟意不捨是日行百五六十里日暮曠野無人跡遙見黃瘦生以鞭梢指道

旁荒祠趨車馱入閉寺門弟兄喜甚以爲此籠  
中物也屏息牆外約一更許擬排闥入予三兄  
曰黃瘦生非善良恐有備予試覘之躍而入良  
久不見出長兄入如之次兄入亦如之聽村雞  
號矣予心搖搖如旌躍至牆巔以兩手據之俯  
而瞰時月光西斜見一人背門坐前有物彷彿  
神案案上有香正爇凝睇未已香上烟忽四散  
瞥見一物如鷹隼來撲予大駭墜於地遂昏絕

天明稍開目視血淋漓徧身野風吹頭上痛不可忍撫之喪予頂強起行數步祠門洞開虛無人三尸藉於地身首離焉予魂魄飛越忍痛急行竄入江南境將爲僧寺無肯留者乞食數年爲更夫又十餘年矣指其顱曰此故創也眾起驗之頂削平形如半匏咸驚異飲以酒盡十數觥而去及明訪之杳矣

夢華雜志

周櫟園姬

祥符周櫟園先生移家白下駐節青溪與一姬  
共甘苦者七載姬性豪壯時北海烽燧載道姬  
隨櫟園曾策單騎數百里青陽城上矢死登陴  
一夕挾匕首飛身入賊營殲厥巨魁而門戶高  
扃人都不覺髣髴如紅線之到田承嗣宅中取  
黃金盒而返亦大異事姬嘗自稱前生是金粟  
如來弟子再生世界十五歲卽當謝世後已過  
期乃一朝示疾不起囑櫟園曰妾爲情累貪生

七年今須祝髮以比邱尼葬我君之城上詩并  
妾所和詩置諸左茗椀古墨及素所佩刀置諸  
右覆以大士像左手持念珠右手握君名字印  
章仗佛力解脫非願再世作臂上環也語淒切  
不忍聞卒後悉從之年才二十有二

鏡花水月

### 道人

何配耀湖南長沙人嘗游江蘇寓虎邱山後古  
花神廟廟距山半里許不時至山閒眺每見山

上游女如雲粉白黛綠豔之內有素妝者年約  
二十餘尤嫵娜異常何目注神移女亦微睨意  
若有所屬何益心蕩尾之已乘船飛棹而逝莫  
可踪跡歸寓心神恍惚夜不能寐遂挑燈靜坐  
聞叩門聲詢之曰卽日間所遇於虎邱者知君  
多情故私奔以伴幽寂耳何思偶爾邂逅胡由  
知此度必鬼怪懼不敢納女再三訴陳情詞纏  
綿惻惻動人何終不答久之聲寂何亦就枕輾



轉之際疑信參半甫交睫而麗人至狎褻備至  
及雞三唱始知爲夢猶以日之所思積而爲夢  
自解自是無夜不夢精神日憊漸不能支或白  
晝時來時去相與調笑浸假而如影隨形不復  
暫離百計驅之不去也忽一道人形骨立衣百  
結曳屨負劍經廟門過何適倚門而立道人顧  
何訝曰君人也耶胡陽氣消盡與鬼爲鄰耶何  
以實告道人點頷曰是矣解劍授何曰持此置

牀頭可除倘劍鳴則急持毋令飛去何唯唯受  
命視其劍則蒯緱歸置牀頭麗人卽不復在側  
精神亦覺稍爽至夜靜聞簾外有女子聲歌唱  
而來劍忽動蒯繩倏化爲龍一線紅光穿簾而  
出劍頓爛灼吐光射人眼不敢逼視鏗然有聲  
何驚極不暇持瞥然飛騰如疾矢馳去是夜何  
得安枕惟以失劍爲慮次日道人至索劍何長  
跪謝罪道人曰此戰國時馮先生劍也是劍治

魔不可以數計君今遇魔故奉以相治耳但君之魔以蒯繩縛之足矣不須斬也立門外以手向空中招之其劍如鳥飛翔戛然止前穢氣撲人道人曰污我劍矣又費一番鑄治也遂將劍置地上口中吐火若水銀瀉地頃刻火堆數尺不可嚮邇蒯緱固不焦而劍已如金在冶矣乃於火中出劍以拳敲擊之或於掌上磨礪之治已復就火煨如是者三視其刃若新發於硎遂

仍吸火入口須臾火盡地已焦赤道人曰合與  
君有緣因來施治但魔雖去而心氣已耗散矣  
索紙七張每紙上各畫一圈其大者可徑尺以  
次疊小至如一粒粟曰先以大圈粘壁上終日  
兀對令心不出圈外七日內心氣可足若功力  
不懈七圈皆用效當自知言已負劍去何如法  
行之至四十九日心地忽然明徹飄然而去不  
知所終或曰從道人游也

志異續編

童之杰

武生童之杰灤州人嘗蓄一利劍自云能斬鬼狐人固未之信某年秋負之行山東道上旅人有詢者輒津津道之且云吾持此刃雖不能學萬人敵然遇魔鬼邪妖不難一一斷之彼區區誅軍斬將者猶是人間鈍器耳言之數數卽有好奇者欲試其能因先與結交行止皆共時濟上有巨家所居宅第爲妖所據曠之而遷於邑

中其人深知之一日令宿其地乃給童曰溽暑  
猶蒸旅邸人滿有一清涼國君能從我游乎童  
詢焉則曰知交有別墅實在於是倘偕訪之今  
夕東道主有所在矣童欣然從之並跡而前至  
則天已嚮晦其人導以往戶猶未閉闔其無人  
蓋巨家緣有怪異知無敢入者遂不愼筦鑰也  
兩人襆被徑入甫及中門其人佯驚曰何灑埽  
亦無一二君姑處此待予往左近覓之童視第

中頗修整故亦不疑且恃其武勇慨然曰諾其人卽趨出至外遽闔其扉且以革帶繫雙環諒童無能飛越喜笑而去童久俟不至心竊訝之欲出則門已扃頓悟曰若人殆欲試我術也幸有劍在予何懼焉於是卽庭側一室拂其塵榻而處時已昏暝亦不遑深入按劍良久寂無見聞遂倦而思寢甫安枕窸窣有聲窗牖故無片紙伏而窺覘淡月之下見一人長僅尺餘侏儒

肥矮往來巡堦而走狀似狐因厲聲叱之倏不見  
兒童遂以爲無足虞弛然復臥俄而火光頓熾  
可鑒鬚眉有異物高與簷等面瓜皮雙眸如盃  
灼灼然火光卽從此出周身皆綠毫約長數寸  
甚可怖畏童不覺股栗強掣其鋒虛聲相向物  
笑曰此劍儘足割雞奈何大言欺人耶其音如  
鶡響震屋宇童之劍早已墜地正倉皇間忽聞  
環珮聲物竟斂迹童因定性視之遙見紗籠數



對出自庭後比及所臥室前則一中年小婦靚  
妝衽服導以小鬟十數咸衣紅紫童心詫妖異  
屏息無言婦人排闥入室命小鬟以燭照之微  
哂曰看竹亦問主人何擅作入幕之賓無怪乎  
廝養不容也言訖北面就坐呼童以禮相見童  
旣無能逋強起而揖之潛睨其容黛綠粉白猶  
存風韻因竊計巨鬼畏此此必其中巨擘予受  
此劍本未一試頃因氣餒致爲鬼所擲揄今值

孱弱猶不用武豈真束手待斃乎見婦人指揮  
從婢似將不利於己意殊莫測乃俯掇其劍挺  
而刺之婦人忽迴眸一笑曰汝猶以劍俠自居  
耶予以好生不戕汝命且欲講濟世之術汝乃  
包藏禍心反以予試此刃是誠不可救藥者矣  
汝既有利器請斷予首倘不能效弗可活也言  
次側身向童命其嘗試童懼復棄其劍伏地曰  
予不敢矣婦人又笑曰孺子尚知分量似可教

也乃令起坐與語曰予實紅線之流神於劍非若子之碌碌者因此地鬼狐爲祟特來居之怪皆遠遁向之試子者皆予之僕隸爲之非眞妖也而主人不知予仙猶以爲怪遂亦究無人居適在後庭聞僕言子有重寶而其氣不揚故宵行而來將授子以異術豈有他哉童聞言大喜長跪請教欲求爲師婦人命取所擲之劍拂拭再三謂之曰此道家蕩魔之具非吾輩所用者

故須人力始克奏功若吾劍之飛騰變化則行之無阻矣雖然子實負此劍非劍之負子吾授子口訣再以符水煮是劍則天下之魔不難盡蕩耳童益踊躍請教婦人遂言曰天心正大吾法正直蕩滌邪穢肅清一世授訖卽令小鬟持劍去以某符和某水煮之以光起爲度且謂童曰劍非不利但遭此塵埃亦不免鈍矣因與童坐語歷言劍俠行事並戒童以正心濟物不然

劍雖通靈其爲寶也幾何童一一敬諾又許時  
婢以劍出則精光迸露非復向之黯淡無華童  
遂再拜祇受婦人又叮囑數言始返內時已漏  
下五鼓童少寐天已侵晨亟起整衣將詣庭辭  
謝而小鬟已出又以一革囊相付曰夫人有命  
人神路殊不宜數數相見君持此囊去盡收天  
壤魔妖十年後始可尋晤於武當山彼時再傾  
囊細敘也童又拜受小鬟卽入童甫出給之者

早俟於門笑而詢之曰此中頗安樂否童心甚  
恚然遵正直之教不敢諱爲緬述之末曰子實  
殺我而予以劍賴子以神恩怨可以兩忘矣遂  
別去不再與言其人亦疑信參半嗣聞童在江  
右頗著神奇且出家爲道士代人驅遣不受一  
錢始爲之駭異余在邗江時曾聞童之神術奇  
跡甚多姑舉其一二卽足懼人揚州有一婦初  
患瘵疾旣而夢與鬼交其鬼面目臃腫毫無血

色且體冷如冰每至婦卽沈頓頗不可當其家  
延童祛之童詰其形狀笑曰此一覆沒之鬼也  
乃不入婦室攜眾直至江干夜深鬼果出童突  
前擒之刪剝剖剝流水滿地其臭不可聞相偕  
者皆掩鼻童遂納之於囊鬼猶嘖嘖作響荷之  
而行婦始安半年而愈又某縣富家有女亦爲  
狐祟晝則白身臥閨中夜始凝妝以起侍兒窺  
之都無所見惟衾枕時有長毫數十莖則狐之

所遺也童聞之佩劍而往至卽於富家門側拔劍揮之應手而倒得一狐長近三尺血殷然已垂斃童乃剖狐之心用以療女病良已仍以囊貯此狐徐徐而出人視其囊約二尺盛諸異物無不包容不禁咋舌駭歎童旣爲黃冠不歸故里至戊辰歲作武當之游遂去不復返

螢窗異草

### 河海客

距鹿某公官總憲有權勢公子某好蓄姬妾幹



僕四出覓佳麗恆晝見而宵劫人畏其勢不敢  
訟訟亦不直於是人咸相戒凡婦女勿倚閭聞  
公子出雖中年婦亦必掩扉避嘗有外來卜者  
賃居尼庵攜一女年未笄有殊色一日公子涉  
蘭若見女悅之謂尼曰卜者女可使入府當予  
以金不然毀汝庵鞭汝死尼唯唯公子去尼以  
告卜者卜者曰我女豈爲人婢妾哉尼曰汝女  
得侍公子卽貴矣卜者不答尼又曰汝身無羽

翼旣來此雖欲不從其能脫乎卜者厲聲曰伊父爲官當知律法敢強奪民間女子耶尼曰必不欲無貽後悔卽使入白公子公子命健僕二十驟來劫女卜者出阻羣僕鞭箠交下風捲雲馳霎時劫去卜者蹶然從地起頓足詈曰莫謂而公無力也必與我爲仇定有以報遂去明年春公子初度日賓客雲集筵晏方張閭者進報有髯丈夫自稱河海客探知公子誕辰特來祝

嘏公子卽命入客儀容甚偉。皐衣廣袖青絹蒙  
首大步至庭後隨二童子年皆十五六各負一  
劍最後一垂髻女姿容絕麗衣棗花緊袖碧羅  
衫淺紅吳綾褲微露紫絹履細小若菱角腰圍  
繡帶下垂過膝手提一筐內盛絳桃已滿客向  
上長揖曰適從海外來採得此桃特爲公子壽  
時在二月初旬桃尚未花眾皆稱異分食之味  
甚甘美真異種也而公子見進桃女豔又不禁

## 客

神移心蕩私念江湖女耳餌以金諒無不諧否則俟其去而要於途亦几上肉也因問安曰此女與汝何稱曰小女子也問何名曰女子名何必上聞貴客問年幾何客亦不答顧左右曰來有時矣何不賜飲饌公子遂命設席於庭客南向坐二童子東西女下坐恣意飲噉旁若無人食畢復請曰醉飽矣并乞一席地宵宿於此旦卽行也公子令設臥榻於中門內頃之賓朋盡

散公子入室將寢矣忽焉有聲如風門環響處  
扉已洞闢二童瞥然若驚燕入室挾公子疾行  
有二侍女欲隨一童以指按其肩曰止則皆呆  
立不動公子至外廳見燭光下髯客高坐目懾  
公子言曰余本越人幼學劍於太華山術旣成  
卽遨游海內專理人間不平事今聞汝父子惡  
稔已極特來除之公子震恐伏地乞命不敢仰  
視一童前請曰殺耶抑刳諸客曰伊父貪虐不

久當伏法渠雖淫罪猶不至是去其淫具可矣  
童應聲揮劍袴破血濺滿地公子旣悶絕遂不  
省以後事厥明日已高府內外猶寂鄰里跡見  
其異以聞於官驗時除救治公子外而闔府內  
外百餘人或立或坐或跪或臥皆瞠目不語如  
木偶然方駭異間一吏見廳案上有字大書曰  
公子不法本當殺却今姑從寬去勢留命另行  
書婢僕肢廢飲木瓜酒可療乃如所言治之則

皆愈檢點府中不少一人一物惟卜者女不知  
下落矣公子臥病年餘始能步履未幾總憲坐  
行賕免田園皆籍沒愧憤而死公子至無立錫  
地棲僧寺以終云

對山書屋墨餘錄

--	--	--	--	--	--	--	--



續劍俠傳卷四

香山鄭官應陶齋輯

余客

車夫鍋五山東之黃縣人在都中拉短從未至  
他省偶遇士人曰余姓福山人與論價云將之  
江南鍋以不識路未卽允余曰但遵大道行我  
曾知之鍋欲回店結帳余曰勿須爾行則行耳  
余上車行甚速鍋亦不知其然出都門至逆旅

鍋問何無行李余曰在前途鍋索錢予銀一錠  
次日天明已易地鍋未知車何以駕門何以出  
也如此已數程鍋識字見驛站似河南境以問  
余曰但前行無多言余車中一無事日弄二鐵  
丸如彈子大有時塞鼻孔中下垂若筆榦長不  
及尺又數日鍋大惑每住宿酒食紛列驟之草  
料亦豐足從無人向索錢以問余曰後再算又  
數日大水湯湯岸上肆樓櫺比帆檣如林更不

知爲何地矣余謂曰明日卽渡江只以二騾行  
寄車旅店中回時仍以取用舟中如遇警無恐  
也鍋唯唯聽其所爲果登舟鍋暈甚將抵彼岸  
上游來一船執刀者十餘人呼余若欲得甘心  
者余不理會從容驅騾行一手攜鍋走驚悸中  
只見四圍如電繞白光數十道上下圓轉無少  
停至日殓余問飢渴鍋亦憊不可支下騾坐石  
土出蒸餅乾肉以食不知何自來謂之曰賊子

送盤纏來無所用悉以奉贈因於騾上取一囊  
有銀廿餘錠令檢點收存并告曰途中如有事  
毋懼亦毋言只堅守二騾勿令逸去少遲各騎  
一騾行昏黑中更不知是何路逕惟聞風聲樹  
聲與騾蹄蹴踏聲至晌午抵一村似在深山中  
男女十數人皆白衣冠伏地哭迎或相抱持迤  
邐十餘里止一門中堂停一棺白衣冠者拒不  
令入余怒甚出二鐵揮且行至堂上拍棺大哭

手提一幼孩白衣冠者與爭奪余置孩案上取  
胸膛一物出擲棺前血淋漓拋尸屋上舉室辟  
易不敢前鄰家皆閉門無一人觀者少定驅白  
衣冠悉入內余出門指二樹與鍋共拔之去其  
枝榦夾棺馱騾背令急行至山下擡棺路旁屬  
少候余復回鍋遙望之山中火起樹木亦延燒  
余返扶棺行途中問車騾價甚悉至江邊舟人  
相助上下船登岸後騾行稍緩不數十里至店

中主人若先知者卸棺縛車中按站行余一路不言笑亦未見其易錢而資斧不乏廿餘日入山東界鍋知去黃縣不遠一日過辛家店萬山叢雜行人稀少歇大樹下余謂曰相處數十日同行數千里可謂相好矣今將到家無勞伴送但車騾不能還價值短少如命相償鍋私忖此人可交結之因答曰同鄉切近車騾儘可用前承厚費實已過之勿須較量余笑曰真大解事

相君之面十年內無大財氣今餘薄資亦以見  
予回家守田畝卅歲後再出謀事後會正有期  
也至僕此一舉亦勿輕以語人速去速去不可  
回頭又於腰間取銀一包付之鍋叩頭謝尚欲  
有言而風沙蔽日微聞車行辘辘聲偶回顧但  
見白光二道閃爍射人急飛步前行及暮抵家  
中合計其銀二百餘兩足敷車驟原價此道光  
十幾年事至咸豐初鍋五又出門方以告人正

不知余姓俠客也劍仙也惜未問其名字當訪於崑崙之采間

見聞隨筆

### 俠女子

武昌梁芷香武世家也其父元興習少林術以拳棒名天下弟子出梁門者湖以北號稱無敵至梁君不樂習武曰劍一人敵不足學也乃棄而學文弱冠游庠文名噪甚每一文出老宿學皆斂手退避自歎弗如乙卯冬間梁君偕友公



車北上路經齊境車夫以貪行失道時已薄晚  
荒林曠野杳無人居同伴罔不惴惴心悸忽聞  
林叢中有鳴鏑聲一騎至前一健男子年可二  
十許紅巾裹首狀頗不惡向同人曰車中物可  
盡留下性命不汝傷也同人色戰毛戴卽欲傾  
篋以獻梁獨從容前笑曰汝等共有幾人何不  
畏死耶男子不答控弦發矢竟擬梁驟若飛雨  
梁挾之以指曰技止此乎三發三接男子知不

可敵策騎而奔梁還射一矢斃其馬男子仰隕  
於地梁曰汝尚綠林鼠輩何足與較是晚卽命  
車夫傍林露宿車上懸一紅燈將坐以達旦頃  
之間有飛騎驟至眾又齒擊不止梁曰無妨乃  
下車立於道旁迎之及至前乃一十七八嬌弱  
女子也容態婀娜若不勝衣女子詢梁曰爾中  
誰有手段者可來前一角優劣梁曰可盡其生  
平伎倆連發九矢若貫珠然女子毫不驚怖盡

以手接最後一矢若爲不見待至略張櫻口以  
銜之梁大駭乃於車中持鐵棍來鬪女手無寸  
刃但啟上衣露一革囊飛出三寸許匕首光熒  
若月倏過處徑截鐵棍爲兩火星迸注梁但見  
匕首在其左右盤旋欲下寒凜毛髮自知不敵  
亟伏地曰願盡獻所有以贖命於是各人行李  
皆陳女前女吹角鳴鳴賊眾羣至將諸物捆載  
而去去不須臾女子復返曰君非梁元興之子

乎梁曰是也女曰然則吾師兄也頃者冒犯尊嚴幸勿罪責卽呼眾將物付還并贐梁百金翌晨護之出境惜梁中餒未詢女子爲何人女子臨別時約梁於旋轅時至其家當有所贈梁是歲登第留京後竟不往女子姓名不傳良可惜也

遜窟譚言

### 柳南

太倉吳雲巖名諸生也爲人慷慨負大志肯急

人之難人皆以郭解目之偶游武昌於市中見一男子形狀魁偉而懸鶉百結襤褸不堪後隨一人向之索錢喧呶不已偉男子掉臂竟行不答一語其人忿甚突前仆之於地揮拳奮下男子一任其毆殊無痛楚意生異之趨前勸止其人曰彼欠余三月飯金一錢不與今必不相捨生問值幾何曰前後共計十金生探囊代爲之償其人乃釋之而去男子起拱手致謝生令其

隨至寓齋詰其姓名男子曰余柳南也從師學劍十年今始出山耳生曰此外何能曰無能祇善噉飯耳生曰今將安歸曰四海飄零一身潦倒將安歸生曰然則從余南耳曰願甚生遂攜之歸吳與之談元言奧理肆出不窮遂爲談友暇則爲生經理家事條理井井因是生一切皆委之不數年粟溢於倉錢朽於貫富甲一方生頗德之有葉孝廉者生同研友也家甚豪富是

冬公車北上來辭別生柳謂葉曰君此行必登第但須假力他人因出袖中文一冊曰熟此則玉堂可致也葉頗不甚信生因力贊其能葉至都應試數題一一脗合主司擊節歎賞竟置第一殿試策又適符居二甲遂入詞林歸後報柳南以萬金柳以奉生更益十金曰此母也指萬金曰此利也飄然辭生而出追之已杳生歎愕久之越數年生方從友人家晚飲歸解衣欲睡

忽聞撾門聲甚厲呼僕啟門則人喘馬嘶喧闐  
滿室生驚出視之則登堂指揮者柳南也衣冠  
華煥非復昔時旋見有自輿中出者皆十七八  
女子也生喜駭交并逕前執柳南手曰子去幾  
令人悶死何遂翩然遠逝耶柳笑曰別後浪游  
楚蜀思所以報君者尚未至因念生人之樂必  
當擁名姬居大廈裘馬盈門綺羅接席爲溫柔  
鄉生色僕故爲加意訪求留心選豔以充下陳



實後房茲羣鬟俱在請君觀之以爲何如乃一  
一呼之來前指謂生曰此蜀中二嬌一字翠翹  
最工刺繡一字墨倩雅善鼓琴又西顧曰此西  
方美人也能作掌上舞又曳最稚一娃曰此襄  
城之女少陵可與君旗鼓相當生日已成障心  
復搖旌茫然不知所對但笑曰豈其在夢中耶  
翌日柳生盡出其橐中金鳩工購材土木大興  
未幾月已告落成第宅連縣雄於一郡令生移

居其中生見曲廊深院舞榭歌臺備極人工之巧簫管之聲出於牆外入房則椒壁芸窗芬芳遠透俄而紅粉如雲爭憐獻媚微睨之皆國色也生自此享用埒於王侯其年適當大比柳南偕生至都出一冊文令生揣摩旣入場題盡與合發解南闡柳南爲徧徵戚友及郡之有夙望者演劇讌賀賓客不期而至者數百人道上之冠蓋相望座間之巾裘相接酒酣柳南抗聲起

曰君輩亦知吳解元爲何如人乎僕挾劍術游  
人間迄少所遇竊以宇宙之廣豈無一人知我  
者故落拓自放冀有所得吳解元遇於衢市初  
不相知遽肯解囊拯急攜我偕歸委以諸事真  
我鮑叔哉今解元名立利全此中得以稍慊願  
僕豈淮陰望報者流哉亦使後世知我輩中未  
嘗無人耳言訖聳身向簷倏忽已逝眾始知柳  
南爲非人

遜庵譚言

老僧

衛文莊保定人少讀書甚穎敏三年而諸經畢  
誦父師俱以遠到期之及習帖括竟不能成文  
苦相督責則憤然曰此等惡劣文字幾如犬吠  
驢鳴乃強使人把卷吟哦執筆摹仿甯死不能  
學也師奇其言然以其資異不忍遽令輟業委  
曲勸諭而已翌日衛忽逃去不知所之十年始  
歸體貌瑰偉丰神清拔與人談悉元妙之理間

及劍術父母詰其向在何地祕不肯言自此遂以拳棒家自名師之者戶外屨滿一日忽有少林僧來訪極道企慕言次因問衛婚未衛曰遠出甫歸無暇及此也僧曰適自秦中來西安有一奇女子曰仇慕娘國色也精曉各技秦中無與之敵者特標於門曰有角藝而勝者願奉箕帚小僧頗欲得之恐不能勝願與君偕行不勝則君繼之未知姻緣簿爲誰如意珠也衛笑諾

之遂策蹇俱去旣抵西安往詣仇舍則崇閎廣  
厦宛然世家及見慕娘高髻淡妝姿容絕代一  
婢捧劍而侍請衛更衣衛揖僧先窄袖蒙首躡  
屣而前女見僧至雙頰微酡頗有愠色翩然入  
內久之始出謂僧曰來僧奮拳猱進女稍偏以  
避之僧左女右僧右女左騰挪數四女起一足  
適中僧股顛去尺有咫呻吟倒地已不能行衛  
趨視之骨已折矣女笑曰禿奴破戒宜受此苦

因請衛角衛遽飛劍及之女笑不言從容向侍婢取劍相迎縱橫揮霍頃之但見寒光萬道莫辨女影衛方欲盡技敵之女忽收劍曰君勝我矣女父卽出款衛留宿齋中以踐姻約而送僧於逆旅衛合卺後伉儷甚篤閒時衛談及僧曰此衲子拳法甚高已臻少林絕技何以遇卿乃創之甚也女曰妾師所教惟有一法可以破彼曩妾入內易履苟一著足無不立殞因視履內

瑩然三寸許七首也後衛從軍蜀中積功至太  
守分治重慶攜眷赴任偶與慕娘並游錦雞坊  
登亭眺覽忽見少林僧同一老和尚至老僧碧  
眼方瞳眉長寸許手爪若麻姑謂慕娘曰婢子  
無知擅傷我弟今日汝命恐不得逃瞥吐雙丸  
直射慕娘慕娘凜然寒噤但覺周身冷若冰雪  
須臾老僧曳杖竟去衛與慕娘若喪魂魄匆匆  
乘輿歸衙迨夜卸妝則鬢髮盡落若刀薙然及



解羅襦則紅抹胸劃然中斷方知老僧劍俠高  
手也因與衛向空頂禮始得無恙後衛細訪顛  
末方知老僧固與其師同門也

遜窟譚言

### 相士

湘陵有陳生六奇者以勇力自恃武斷鄉曲人  
都畏惡之同里秦星槎家有諸葛報時爐盤龍  
刻鳳式製甚工細上有十二竅底有一小洞是  
炷香者竅按十二時應時香出秦氏以祖父相

傳珍若寶玉大弓不輕易示人一日因讌佳客  
特出以誇耀於筵經手澤撫摩處光堪鑒髮咸  
嘖嘖歎爲希世珍時陳亦在座興攘奪之念欲  
借歸家中以供一日清玩秦笑曰鄙人性素慷  
慨凡物皆可與其所不可共者惟此物與山妻  
耳陳不懌而去思有以報之而未得間忽傳賊  
氛東竄不日將犯境矣陳率里中無賴人自成  
一隊一切槍礮器械悉自置請於官願備城守

邑中官白面書生也事起倉猝罔知所措得陳以爲足恃發帑金以作賞項諸無賴悉踊躍賊游騎之至城下者殲之益以爲功顧餉用未集陳乃倡言此時正當紳富括資餉士竭力報國之秋也親詣秦家索萬金犒軍秦大驚曰余所存者僅田屋今悉在城外家所藏不及千金願盡出以餉壯士陳不可往復再三陳曰秦家藏有諸葛爐苟以饋余其事當已且余爲斯城之

民披堅執銳衝鋒陷鏑所保全者多矣卽區區者余畀亦何不可之有秦氏懼禍不得已納諸陳無何大營遣援兵至賊退解嚴邑令以全城功擢升知府而陳亦得五品議敘居然列於搢紳矣秦自失爐後鬱鬱不歡漸患心疾居常喃喃如與人對話或獨坐書室吁嗟竟夕一日扶杖閒立門外見相士過呼入與語相士清髯玉貌神體疎秀一見秦卽曰君頗不憂衣食而面

乃

有戚色何也豈非有不得志事耶秦知其非凡士乃告以故相士曰我能爲君謀當令返故物不索相值竟出秦命僕追之已杳矣相士刀擇陳旁舍設小肆大書天下風鑑第一家陳適與友行市中歸見之大異因就相焉遽據上座傲睨自若相士諦視久之感額曰君有大晦不出今日若以諸葛爐施我俾歸故主爲君解釋冤結或可免陳忿作色顧謂相士曰汝爲秦氏作

說客耶敢妄言唐突我勿悔勿悔推案遽出眾  
爲危之相士曰彼三尺匕首已加頸上焉能害  
我頃陳遣其黨噪而至將加鞭扑窘辱之則相  
者已不知所往是夜陳睡方醒聞鐵聲鏗然甚  
厲蹶然驚起見倏有一物穿窗而過皎若霜雪  
與月光爭激射直達陳寢陳懼急以被蒙首物  
過處痛徹心髓呼僮燭之見小刀徑尺許入木  
五寸頂血淋漓沾濡牀褥而髮去其半顧無一

髮留於枕畔者陳力拔其刀出就火諦視覺一片寒光冷侵肌骨刀形製極精巧柄上鐫相者名陳悚然曰我固疑此人也不敢復寢達旦盥漱甫畢見硯旁有一函甚高啟之乃昨夕所失之髮也有字一行云鑪不歸今夜取汝首矣陳愈懼立攜爐親送之秦書室中而歸自是陳威燄稍息

遜窟調言

### 飛劍將軍

吳思演江西之南豐縣人富而任俠武藝絕羣尤精劍術得異人傳授一日有雲游道士造門請見吳知其非凡卽拜之爲師道士盡其所長授之惟不及劍謂之曰吾生平絕技悉授於人無所隱也顧能精於其道者天下惟三人而已君其一也吾觀子神骨清澈頗有道氣法當尸解雖工劍術亦未足爲多乃更授以吐納導引之術曰此內丹也煉此雖金石水火多無所畏



今天下亂離盜賊蠡起子當爲國家宣力十二年之後見我於無錫惠山之麓其謹誌之勿忘吳後游楚中一日有老翁疎髯道服貌甚清古攜一少女造門請比劍術吳延之入視其女年僅十四五歲髮尚垂髻容豔若桃李而神清如冰雪異焉問姓名不告曰第比劍耳奚瑣屑問爲相約於黃鶴樓前訂期而去及期而往女已先在捧劍而立繡裳寬袖非劍妝也吳請更衣

曰不必語次白光一閃劍已及頂吳急出劍敵之一劍又起飛舞空際白光旋繞不定但聞颯沓之聲驟如風雨女身隱躍光中不能正視鋒芒駭疾不離吳之左右上下也吳愈退劍愈迫時觀者千人咸木立神悚無敢出一語者吳大懼奮身一躍出八九步外曰神技也止止無過偁女乃止視吳微笑曰君能敵我亦大不易無怪師云爲門牆高足弟子也吳異其言詳詰來

蹤則授女術者卽吳之師也常道吳能故女來一校耳吳因問女劍術之外尚有何能女不答竟去楚中大帥聞吳名招致幕下令在行伍立功每殺賊吳必以身先百步外取賊目首級百無一失賊中稱之爲飛劍將軍吳有神術能於槍礮矛戟叢中奮身獨進而絕無所傷偶有一鉛丸墮吳營帳吳所憑之几粉碎而吳危坐自若人皆驚以爲神後隸張帥麾下大營兵潰張

帥殉國難吳隨眾軍退至無錫駐營城外方擬  
出戰聞賊猝至眾皆遁去惟吳獨存以爲賊距  
尚遠必不能來時吳服五品服花翎晶頂據鞍  
徐行縱覽惠泉山色賊之游騎已至吳若不覺  
一賊從後揮刀斫吳殺之馬下越數日吳之親  
丁來收其尸納之棺中載至蘇州鄉間喚人舁  
於塚上舉之覺甚輕啟而視之已無所有惟留  
常日所用一劍而已人以爲尸解云此係豫章

程君親在營中目擊其事謂非虛語程君常與吳周旋言其絕無異人處惟夜多不寐起必以寅初口向東方噓吸舞蹈約一時之久雖盛寒暑不輟也

遜窟譚言

### 張青奴

會稽馮生字少文有豪俠氣以事至都偶過市上見人叢中一媼攜一少女哭甚哀旁一少年促女登輿觀者如堵皆曰可憐馮詢其故知女

父爲縣令以虧帑褫職上司籍其家產數未盈  
責令抵之其父以憂憤卒今將鬻此女爲喪葬  
費母女分離是以悲耳馮惻然立出百金贈嫗  
令人鬻價返少年少年曰已有成議不可改矣  
馮婉勸曰彼鬻愛女良非得已徒以父死無殮  
故勉強從事今彼已具金返君君亦宜少憐惜  
少年厲聲曰汝何人敢與閒事如必欲已非返  
我千金不可馮怒其無禮遽捽其髮少年亦怒

遂成毆鬪少年力勇馮漸不支時觀者愈眾忽  
忽一童子面如冠玉髮髻雙丫從人叢中拉少  
年頸叱曰清平世界強買良家女將謂三尺法  
不足畏耶少年痛不可忍願反券罷議其黨十  
餘人紛紛俱上童一手格之如摧枯朽眾懼披  
靡乃令少年反券收金交易而退旁觀皆咋舌  
或言少年爲某將軍之子某者此仇恐必報嫗  
女去後童謂馮曰君高義誠足千古然旅居於

此恐禍及不如速歸馮從其言星夜束裝返會稽翌日去都城百餘里行至三家堡日將晡有暴客瞰其行李沈重乃聚眾於堡待馮過而要劫之馮大驚策騎疾行馬偶失蹄顛馮於地比上鞍欲走而追者已及馮益驚正倉皇際忽一美女騎獨角獸疾飛而至盜欺幼稚略無少懼女鼻中吐白光一縷橫若匹練飛斬盜魁一人餘皆驚遁白光追之良久始返女自言曰賊么



麼雖不卽死然四肢已不可用馮驚定揖問女  
曰君尚識我否細視之卽了髻童也馮咄咄稱  
怪不已因問何以至此相救且有此神技女曰  
實告君我劍仙張青奴也向從妙手空空兒學  
技見玉面郎君美偶動凡念師怒責罰塵世立  
功德三十萬今將滿數曩見君義故來相救以  
後如有所須向西北呼青奴者三妾當卽至我  
去矣一瞥而逝聲影寂然馮目瞪良久始覓歸

途至家會秋旱無收城鄉大饑馮倡眾議賑郡  
有土豪富而吝不輸一斗粟馮憤然曰守錢奴  
與則與不與豈能敗乃公事於是盡鬻其產以  
助賑捐得其半已竭力變賣遺產亦得其半然  
猶有許多待哺者計惟再得五千金則惠始徧  
而家業已空款又甚鉅輾轉無以爲計乃向西  
北三呼青奴室中紅光一瞬奴錦帶纏頭輕妝  
豔服從庭中飛至馮大喜伏地拜求告以所謀

奴曰何不再向富室捐去馮曰都已捐徧惟某豪梗命不助一文遂使郡中多尤而效之者故尚少三千也奴曰彼如此可惡我爲若去取來遂縱身而逝俄聞庭中擲金聲甚厲凡數作馮燃火燭之青奴已至笑曰幸不辱命已取得五六千金儘穀君分發矣彼始不肯我以飛劍盡截其髮謂若少吝當頃刻使汝作斷頭將軍彼方懼故任我所取馮曰何不用竊取計致使聲

張奴曰英雄涉世豈肯作曖昧事者令彼知之  
正所以懲一儆百也馮歎服跪謝地下及起女  
已不見澆愁集

朱振玉

王席珍嘗從方外羅大成游大成有友朱振玉  
者孔武有力嘗爲負行李食物以行席珍與振  
玉登山覓銀鑛爲煉丹用憩人家籬落下倦怠  
思飲舉頭望梨樹纍纍正熟欲覓竿擊之不能

得振玉曰君以何枝佳席珍指曰此枝佳則見  
朱眉間發白光如電梨枝遂墮削痕宛然席珍  
始奇之

羅星潭觀察述

### 奚成章

陸以真庶常少時好武藝技擊良精其父鶴山  
公官順天府尹時有大盜奚鳳者飛屋履壁捷  
如猿鳥閭閻苦之捕役久不獲公求之急數責  
役役曰必欲獲奚鳳非得公子力不可公召以

眞至堂上詰之曰役謂汝能獲盜汝自忖如弗能勿輕諾如其能也須具結狀限滿無獲則罪汝以眞固不知盜之悍而又以勇自豪者也因具結焉偵知奚鳳適宿舊陶令數人守陶頂率數人由門入刺奚鳳以矛手方伸見奚刀光舉矛遂斷焉正進退無據奚則飛身出陶頂守者擊以石奚下墮因得斷其腿擒歸抵法數日後更闌坐齋中作文聞屋上有聲凝睇之則一黑

髯人年四十餘體豐短已立門下矣問爲誰曰  
卽君昨所掄奚鳳之兄奚龍也號成章曰子復  
讐者乎因覓軍械曰我卽復讐子何能爲勿妄  
動我非復讐者吾弟行不義我以同胞之親不  
忍加誅今死於法誠是也以汝年十五六卽能  
掄吾弟特一相視非有他也以真乃呼酒共酌  
談論甚歡訂爲兄弟交繼遂時至其齋未嘗由  
門闥乃知爲劍俠謂以真可以入道欲呼與俱

以真方有志於世不肯往惟受其外功故武藝  
絕倫能升屋距躍有所自也余嘗求劍仙以真  
以成章告謂其人常游京都琉璃廠目光炯炯  
貌有靜氣

羅星潭觀察述

慈谿李東沅芷汀甫校字



劍俠傳

趙處女

一一



劍俠傳

扶餘國王

二二



劍俠傳

嘉興繩技

三



劍俠傳

車中女子

四



劍俠傳

僧俠

五



劍俠傳

西京店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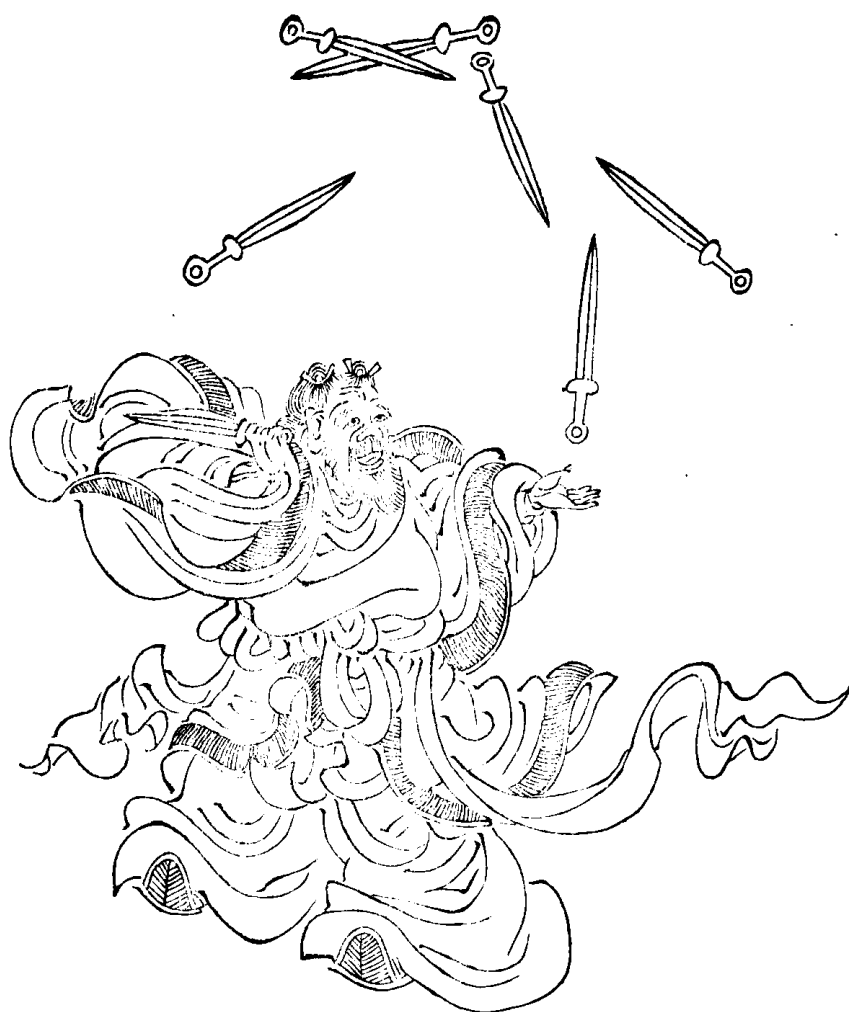
六一



劍俠傳

蘭陵老人

七



劍俠傳

盧生





劍俠傳

聶隱娘

九



劍俠傳

荆十三娘

十一



劍俠傳

紅線



劍俠傳

王敬宏僕

十三



劍俠傳

崑崙奴



劍俠傳

崑崙奴



劍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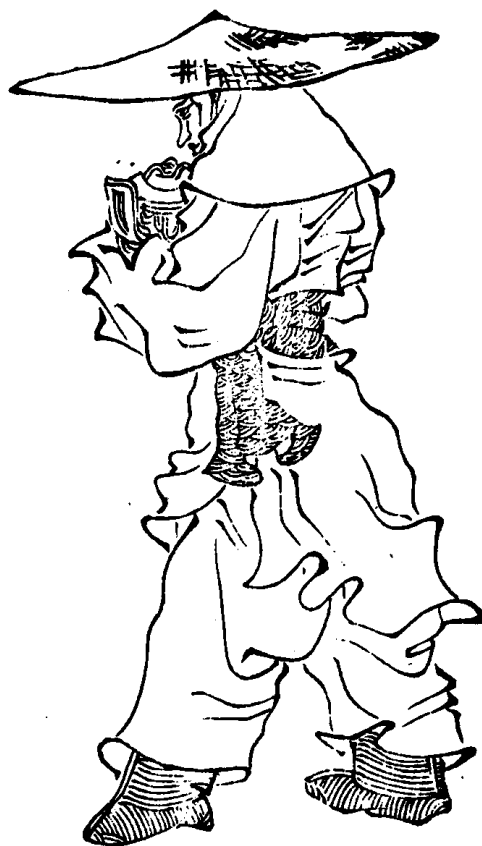
丁秀才

十五



劍俠傳

丁秀才





劍俠傳

緋鉞女子

十六



劍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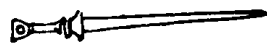
宣慈寺門子

十七



劍俠傳

李龜壽



劍俠傳

賈人妻

十九



劍俠傳 虬鬚叟



劍俠傳

賈人妻

十九



劍俠傳

虬鬚叟



三

劍俠傳

行者

三





劍俠傳  
—李勝



劍俠傳

張乖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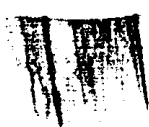
三



劍俠傳

秀州刺客

三



劍俠傳

張訓妻

三五



劍俠傳

潘辰

三



劍俠傳

洪州書生

三七



劍俠傳

義俠

三



劍俠傳

青巾者

三





劍俠傳

淄川道士

三



劍俠傳

俠婦人

三三



劍俠傳

解洵婦

三



劍俠傳

角巾道士

三



續劍俠傳

李鑒夫

三四



續劍俠傳

青邱子

三五



續劍俠傳

頂缸和尚

三



續劍俠傳

李福達

三七





續劍俠傳

門客

三



續劍俠傳

大鐵椎

三



續劍俠傳

高髻女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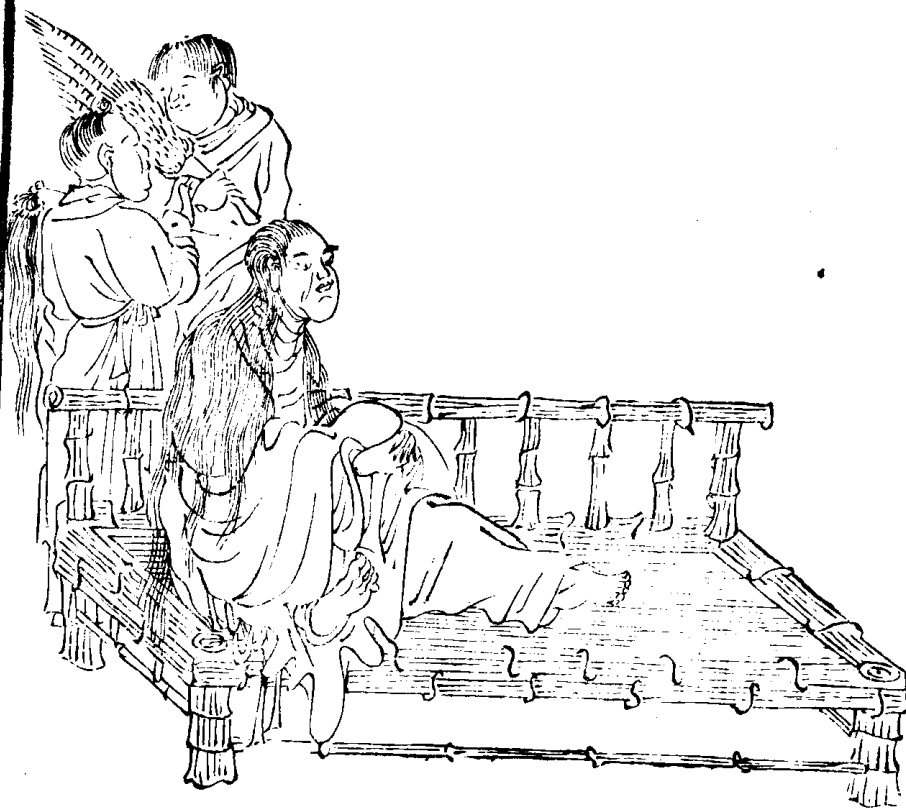
四



續劍俠傳

偉男子

四三



續劍俠傳

琵琶瞽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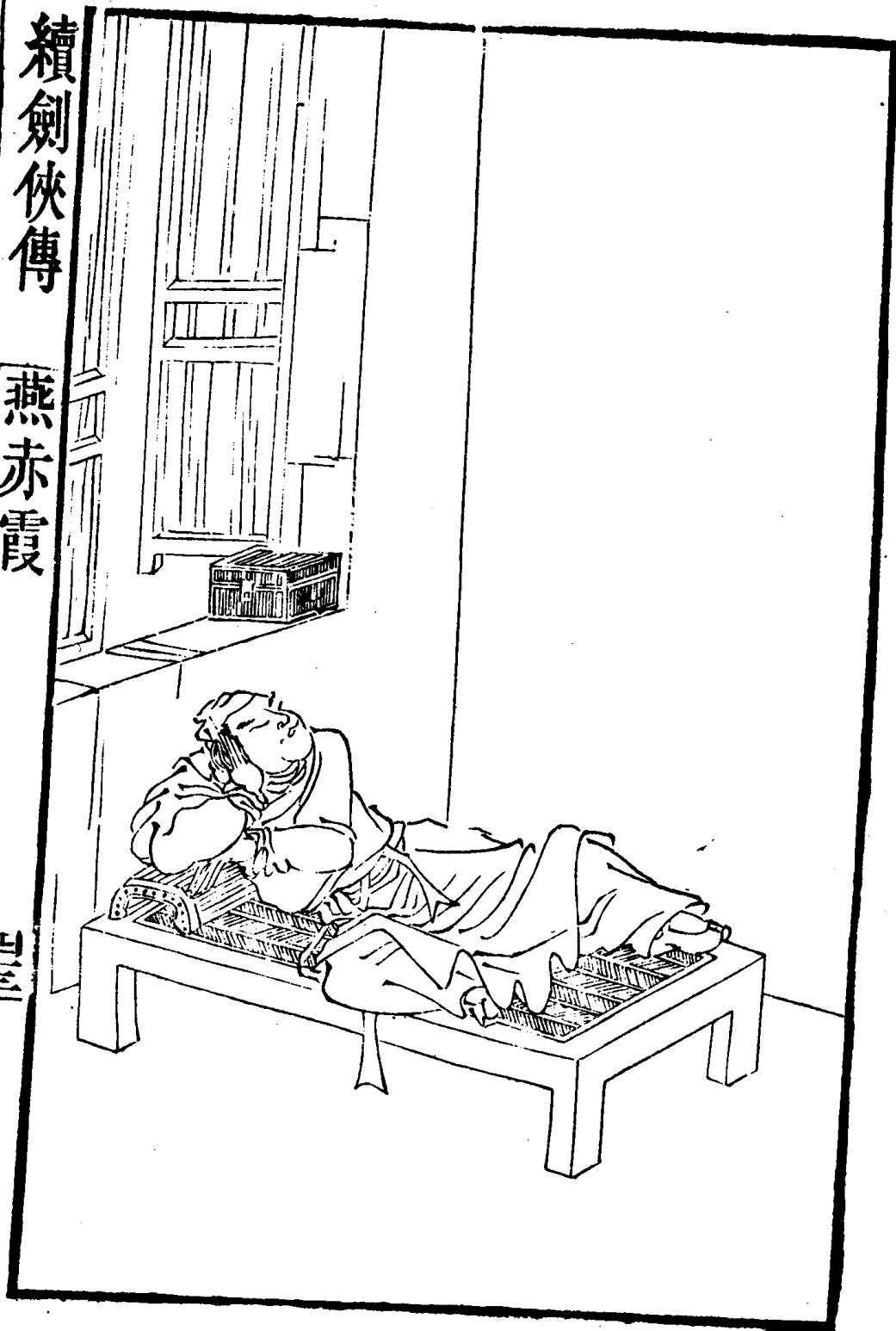
三



續劍俠傳

燕赤霞

四三



續劍俠傳

俠女



續劍俠傳

佟客

四





續劍俠傳

毛生

四



續劍俠傳

葛衣人

四七



續劍俠傳

了奴姊妹

四



續劍俠傳

一游客鐵丸

四九



續劍俠傳

一游客鐵丸

四九



續劍俠傳

水先生

五



續劍俠傳

逆旅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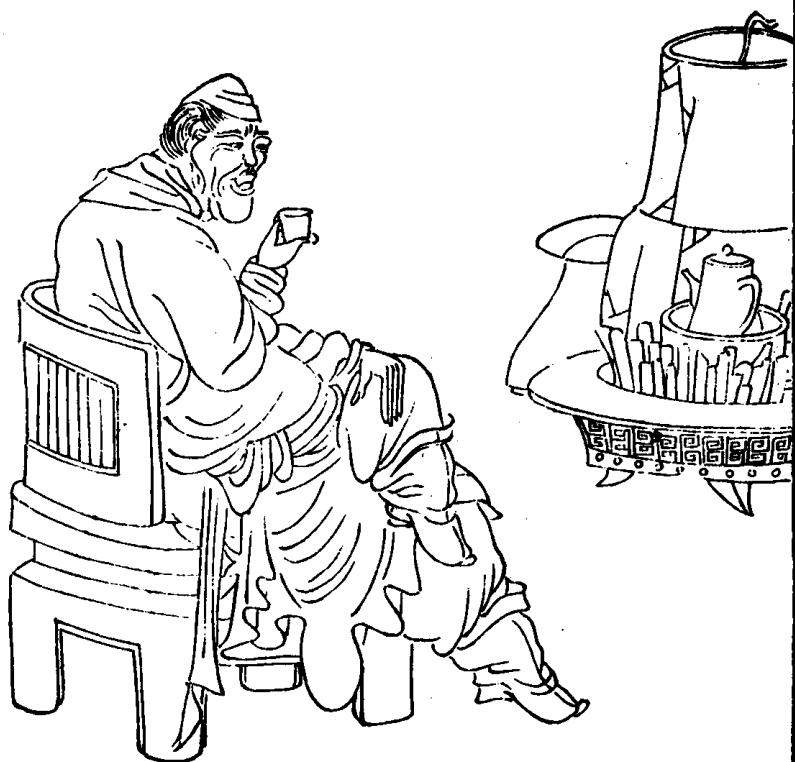
五三



續劍俠傳

末坐客

五





續劍俠傳

柳生

五



續劍俠傳

衛女

五



續劍俠傳

袁客

五十五



續劍俠傳

王客

美



續劍俠傳

空空兒

五



續劍俠傳 珠兒

三



續劍俠傳

黃瘦生

五



續劍俠傳

周櫟園姬

全





續劍俠傳

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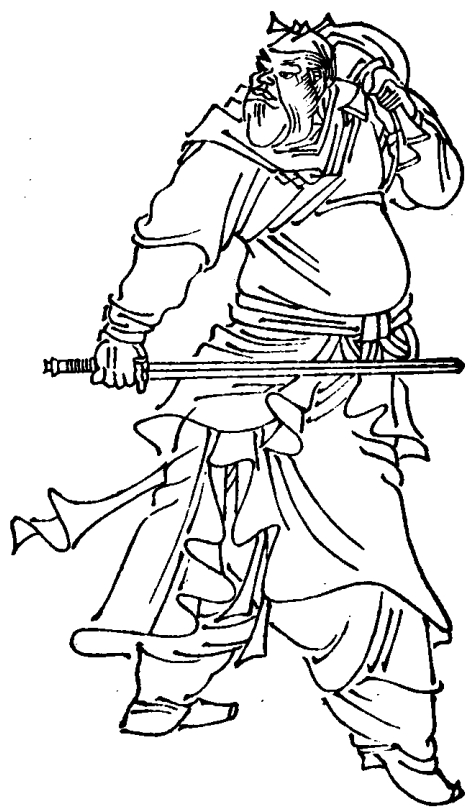
三



續劍俠傳

童之杰

卷三



續劍俠傳

河海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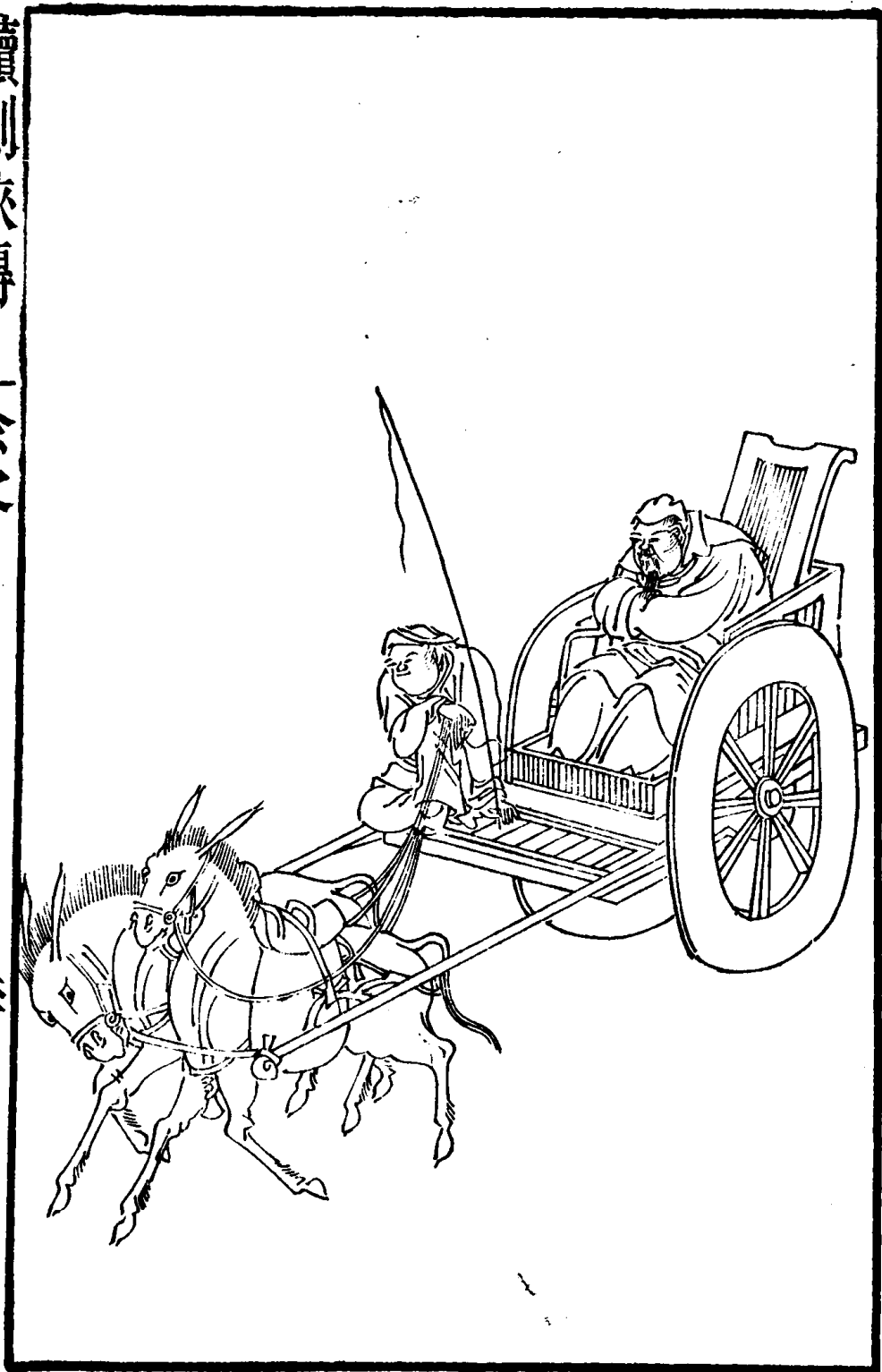
全



續劍俠傳

一余客

六四



續劍俠傳

俠女子

六



續劍俠傳

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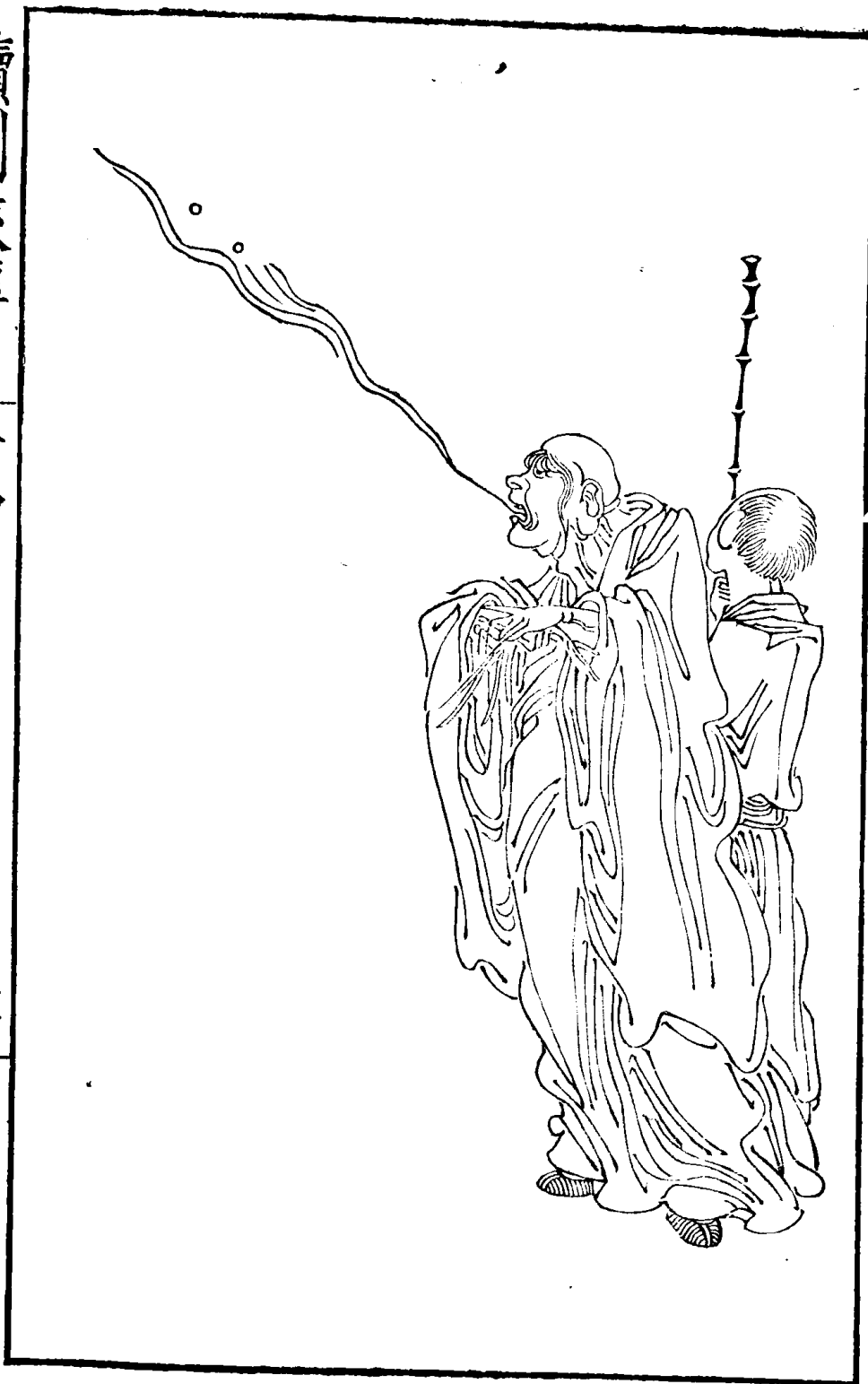
卷



續劍俠傳

老僧

全



續劍俠傳

相士

六六





續劍俠傳

飛劍將軍

卷



續劍俠傳

張青奴

七



續劍俠傳

朱振玉

三



續劍俠傳

奚成章

主



